

696-2632

新學制
高級中學國語讀本

近人白話文選

吳道生 鄭次川 編輯
王岫廬 朱經農 校訂

威樹基

下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工人圖書館

312
720

類號 696
著作號 2632
登記號 9206



本書係由 俞樾 先生捐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023B

書信類

寄吳又陵先生書

胡適

前接先生三月二十一日手書，當時匆匆未及即時作答，現聞成都報紙因先生的女兒辟疆女士的事竟攻擊先生，我覺的此時不能不寫幾句話來勸慰先生。春間辟疆因留學的事來見我，我覺得他少年有志，冒險遠來，膽識都不愧爲名父之女，故很敬重他。他臨行時，我給他幾封介紹信，都很帶有期望他的意思。後來忽然聽見他和潘力山君結婚之事，我心裏着着失望。我所以失望，倒並不是因爲他們的戀愛關係——那另是一個問題——我最失望的是辟疆一腔志氣不會做到分毫，便甘心做一個人的妻子；將來家庭的擔負，兒女的牽掛，都可以葬送他的前途。後來任叔永回國，告訴我他過卜克利見辟疆時的情形，果然辟疆躬自操作持家，努力作主婦了……

先生對於此事，不知感想如何？我怕外間紛紛的議論，定已使先生心裏不快。先生二十年來日與惡社會宣戰，惡社會現在借刀報復，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們必不可免的犧牲——我們若怕社會的報復，決不來幹這種與社會宣戰的事了。鄉間有人出來毀寺觀廟宇，改爲學堂；過了幾年，那人得暴病死了，鄉人都拍手稱快，大家造出謠言，說那人是被菩薩捉去地獄裏受罰去了！這是很平常的事。我

們不能預料我們的兒女的將來，正如我們不能預料我們的房子不被『天火』燒，我們的靈魂不被菩薩『捉去地獄裏受罪』

況且我們既主張使兒女自由自動，我們便不能妄想一生過老太爺的太平日子。自由不是容易得來的。自由有時可以發生流弊，但我們決不因爲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張自由。『因噎廢食』一句套語，此時真用得着了。自由的流弊有時或發現於我們自己的家裏，但我們不可因此便失望，不可因此便對於自由起懷疑的心。我們還要因此更希望人類能從這種流弊裏學得自由的真意義，從此得着更純粹的自由。

從前英國的高德溫 (Gollwin)，主張無政府主義，主張自由戀愛，後來他的女兒愛了詩人薛萊 (Shelly)，跟他跑了。社會的守舊黨遂借此攻擊他老人家，但高德溫的價值並不因此減損。當時那班借刀報復的人，誰也不提起了！

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奮鬥精神的。年來所以不曾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爲我們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此次我因此事第一次寄書給先生，固是我從前不曾料到的，但此時我若再不寄此信，我就真對不起先生了。

答汪長錄

胡適

前天同太虛和尚談論，我得益不少，別後又承先生給我這封很誠懇的信，感謝之至。

『父母於子無恩』的話，從王充融以來，也很久了。從前有人說我曾提倡這話，我實在不能承認。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個兒子，我纔想到這個問題上去。我想這個孩子自己並不會自由主張要生在我家，我們做父母的不會得他的同意，就糊裏糊塗的給了他一條生命。況且我們也並不會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我們既無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爲有恩於他？他既無意求生，我們生了他，我們對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們糊裏糊塗的替社會上添了一個人，這個人將來一生的苦樂禍福，這個人將來在社會上的功罪，我們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說得偏激一點，我們生一個兒子，就好比替他種了禍根，又替社會種了禍根。他也許養成壞習慣，做一個短命浪子；他也許更墮落下去，做一個軍閥派的走狗。所以我們『教他養他』，只是我們自己減輕罪過的法子，只是我們種下禍根之後自己補過彌縫的法子。這可以說是恩典嗎？

我所說的，是從做父母的一方面設想的，是從我個人對於我自己的兒子設想的，所以我的題目是『我的兒子』。我的意思是要我這個兒子曉得我對他只有抱歉，決不居功，決不市恩。至於我的兒子

將來怎樣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決不期望他報答我的恩，因為我已宣言無恩於他。

先生說我把一般做兒子抬舉起來，看做一個『白吃不還帳』的主顧。這是先生誤會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同這個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來，叫他們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種『放高利債』的債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驅逐出境。我要問先生，現在『孝子』兩個字究竟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稱『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喪的兒子（古書稱爲『主人』）無論怎樣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帶上高梁冠，拿着哭喪棒，人家就稱他做『孝子』。

我的意思以爲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裏，攻戰無勇，蒞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這種學說，先生也承認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兒子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順兒子。我的意思以爲『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致於做打爺罵娘的事，決不致於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但是我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爲一種『信條』。易卜生的羣鬼裏有一段話很可研究（新

潮第五號頁八五一）

（孟代牧師）

你忘了沒有，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

（阿爾文夫人）我們不要講得這樣寬泛。應該說『歐士華應該愛敬阿爾文先生（歐士華之父）嗎？』

這是說，『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種信條，但是有時未必適用。即如阿爾文一生縱淫，死於花柳毒，還把遺毒傳給他的兒子歐士華，後來歐士華毒發而死。請問歐士華應該孝順阿爾文嗎？若照中國古代倫理觀念自然不成問題。但是在今日可不成問題了。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兒子又聾又瞎，終身殘廢，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把我的兒子應得的遺產那拿去賭輸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賣國賣主義，做了一國一世的大罪人，他應該愛敬我嗎？

至於先生說的，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說『胡先生教我做一個堂堂的人，萬不可做父母的孝順兒子。』這是他自己錯了。我的詩是發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我並不會教訓人家的兒子！

總之，我只說了我自己承認對兒子無恩，至於兒子將來對我作何感想，那是他自的事，我不管了。先生又要我做『我的父母』的詩。我對於這個題目，也曾有詩，載在本報第一期和新潮第二期裏。

與顧頡剛

頤剛：

（上畧）小說月報新年號，使人頗樂觀。我是向不反對白話文的歐化傾向的，但我認定『不得已而爲之』爲這個傾向的唯一限度。今之人乃有意學歐化的語調，讀之滿紙不自然，只見學韓學杜學山谷的奴隸根性，穿上西裝，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來！這是最可痛心的現象。我的意思以爲，凡人作文，須用他最自然的言語；惟有代人傳話，有非這種最自然的語言所能達者，不得已始可用他種較不自然之語句。小說月報添上了一些中國材料，似乎使讀者增加一點自然的感覺，減少一點生硬的感覺。這也許是我這個『老古董』的偏見；但文學研究會的朋友們似乎也應該明白：新文學家若不能使用尋常日用的自然語言，決不能打倒上海灘上的無聊文人。這班人不是漫罵能打倒的，不是『文丐』『文倡』一類綽號能打倒的。新文學家能運用老百姓的話語時，他們自然不戰而敗了。

但嚴既澄先生的『韻文及詩歌之整理』我却不能不提出抗議。嚴先生似乎怪我用白話的標準去估量舊韻文，『以致大家把這些無盡的寶藏，一筆抹殺』他舉我的『南宋白話詞』作例，然而他說，

『他（我）舉出幾個南宋的詞家來，在每人的集子裏，選幾首較近白話的詞，硬斷定這些詞是那幾位詞家有意要用白話做的。』

我請問你們讀過我那篇文章的，可記得我會否有這樣的一個「硬斷定」？我的題目是「白話詞」，故單選白話詞；然而我只用這些詞來表示一個時代的一種趨勢。這種歷史的趨勢是天然的，正不用「有意」也不用「硬斷定」。正爲他是無意的，故可以用來證實歷史上的一種趨勢。譬如黃山谷的詩，十之七八是古典主義的下等作品；然而他作小詞時，竟完全是換了一個人了：何等自然，何等流暢！在歷史家的眼裏，這一個隔世的區別，只有一個正當的解釋：山谷作詩，還不能打破古典主義的權威，故他的詩只能代表人造的權威，而不能代表歷史上自然的傾向；及至他隨意作小詞時，一切古典主義都不必管了，隨便說小兒女的自然語言，便成好詞，所以他的詞——因爲是無意的——代表歷史上自唐末以來的一個自然趨勢。及至吳文英一流人來有意作古典的詞，他們便又不代表歷史上的自然傾向，只代表一個有意的反動了。

嚴先生似未細讀此篇；不然似不應有這樣的大誤解。至於他自己說，「中國的詩歌，在金元的雜劇以前，都重視修飾；元白一派，其勢力遠不及溫李一流，」這個見解更不對。他何不讀杜牧的李戡墓誌！他何不讀元微之的長慶集序！況且三百篇與古樂府，不更可作爲有力的例證嗎？

文學史談何容易？要能見其小，要能見其大，小的是一個個人的技術；大的是歷史上的大運動和

大傾向。大運動是有意的：如穆脩、尹洙、石介、歐陽修們的古文運動，是對於楊億派的一種有意的革命。大傾向是無意的，是自然的，當從民間文學白話文學裏去觀察。若不懂得這些大傾向，則林紆的時代和姚鼐的時代，和歐陽修的時代直可謂無甚分別；陳三立的時代和黃山谷的時代，也可謂無甚分別。然而這豈是事實嗎？所以雖最守舊的文學史家，也不會用這五百年的八股來代表這五百年的文學；我不過是再進一步，說王世貞以下到林紆的假古董也不代表這四百年的文學，罷了。此意實甚平平無奇，只怕學着『太過偏用主觀的標準』，誤解『不廢江河』的話，不肯去細細想。

手僵不能成字，草乞恕之。

致每週評論記者

任鴻雋

每週評論記者：

到宜昌時發的信，想你已经收到了。

那封信原來是在路上寫的，所以除兩首詩之外，竟沒有別的話說。蜀通輪船是二十六到宜昌的。一直停了三天，今日早晨，方纔開行上駛。將到宜昌的時候，聽說稅關查驗，非常囉嗦，所以船上的人都起了一點戒心。有買玉手鐲的，便拿來帶在腕上。有置新皮靴的，也拿來穿在脚上。若不這樣，關吏看見

了，就可以拿去。（要說前次蜀通過路的時候，有人帶了一牀新被，被關吏把綿絮取出拿去。又有人帶了幾塊錢的銅板，關吏看見了，也就要拿，幾乎大起衝突。）我這一天，既替人帶玉鐲，又替人穿皮靴，居然成了一個闊老，我們到了宜昌的時候，稅關來了兩個西洋人，一個日本人，（自歐戰以後，稅關上的西洋人回國去了，多用日本人充補。）艙上艙下的，吵了兩三個鐘頭，可惜他們終是空手而歸。我想這國內往來，何必如此囉嗦，果然船客帶有私貨，也不是他們那樣的方法可以檢查得出的，不過徒多煩擾罷了。

到宜昌後，第二件麻煩的事，就是要問那位長江上遊的吳總司令肯不肯放我們通過。這件事因為船上載有四川楊省長太翁的靈櫬，四川當局及南北兩議和總代表，皆先向王督軍吳司令辦有交涉，故尚不生困難。而且過武昌宜昌的時候，沿途的軍艦，還要下旗致敬，也可謂彬彬有禮了。

在宜昌幾日無事，昨天約了幾人，去看洪憲祥瑞，民國四五年出現的石龍。我想這個石龍，雖然和皇帝沒有關係；但是若係上古動物的化石，在地質學古物學上，也大有研究的價值。龍洞隔宜昌尚有三十幾里，由平善壩上去，還有兩三里。我們雇了一隻小船，備了食物，火把，香炬，（是作引路用的，不是敬禮龍王）繩索，手杖之類，早晨七時半就起身，十二點鐘方到洞口。我們未到龍洞之先，已經飽餐峽

中的風景了。洞口在山半，無路，但可攀援而上。洞口甚闊。上下皆有石筍。那石漿還在那裏淋淋的滴。進洞不過幾十步，就是一塘積水。有幾個外國人，到了此地，就「臨河返駕」了。我們有的赤了足，有的請人背過了水，前去又寬大了。洞中的石壁，皆呈水蝕風化的痕跡；可見此洞全由石灰石脈被水溶解而成，並非出於山陵暴變的作用。其中也有穹窿極高，仰望不及的；也有徑路過窄，俯伏而後能度的。我們走了半里多路，到了一個所在；洞口寬窄不過兩三尺，一道冷風，直從洞中吹出，我們曉得這洞必定與外間相通，且不怕空氣惡劣，大可鼓勇前進；可惜有幾人說，恐怕燈油將盡，大家方纔全師而退。我們走了一個來鐘頭，究竟沒見石龍的形跡。直到出洞時，重行過水的時候，纔看見攔水的石梁，本來是由石漿滴成的。那形勢蜿蜒，石面上水紋重疊，居然同鱗甲相似。有人說：「這不是石龍嗎？」我想起兩年前在美國科學報上看見的石龍照象，正是此物。（東方雜誌也曾經載過石龍照象。）要是此話不錯，這石龍不過是一種石筍，并無地質學古物學上研究的價值。但這石洞却生的極有趣味，還沒有人窮其奧妙，正是探險家的一個好題目哩。

今晨由宜昌開船，現在已行抵巴東了。途中經過空艚峽，青灘，葉灘，半口，等險。那山川的雄奇，景物的佳勝，我東過華嶽，西經落機，何嘗見過能及他千分之一的。我想要照像，却不能照，因為像只能照其

一峯一石，我想要作詩，也不能作，因為詩只能形容其一部一段。我只有句話向兄等說，若不見蜀山，直枉生人世了。

致章錫琛書

王平陵

錫琛先生：

許久不曾通訊了，近幾期的婦誌辦得極有精神；不過我於很圓滿的當中，還有幾條不滿意的處所。現在把我底意見，極忠實地報告先生：

(一)以前的婦誌太置重愛倫凱的戀愛觀，許多婦女問題的作家，祇曉得從日本的書中，『燒直』幾篇關於討論戀愛的文字，搪塞婦誌的篇幅；反把種種重大問題，略而不論。我以為太不經濟！

(二)我以為要從實際上援救中國的婦女，一方面是擴充他們底智慧，發展他們底本能；在又一方面呢，就是推廣他們執業的範圍，圖謀經濟的獨立。前者應當從教育公開入手，後者當先從調查各地婦女生活的現狀入手。現在婦誌出版到今，不見一篇調查內地婦女生活狀況的文字，這是婦誌莫大的疎忽，不可諱言的。

(三)在東方男女的不平等，是任何人知道的；而所以不平等的原因，却沒有人『明目張膽』地說

過。據我所知道的，是『舊倫理的作祟』和『舊法律的爲害』。我們不願援助女性則已；不然，我們就要設法打破舊倫理，舊法律；根據男女平等的原則，重新製定適當的倫理和法律。關於這類的文字，婦誌上也未曾發表過，也是不可諱言的缺陷。

(四) 中國的社會，以家庭爲單位；歐美各國，則以個人爲單位。從前中國人犯了罪，必須連帶一家的，外國則注重於一人。所以西洋人的家庭，是很重自由的；中國則不然，許多事情，直接間接受着家庭的束縛和支配的地方，非常的多。因此家庭問題，也是中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以後望婦誌上，對此問題，多多討論。

(五) 在家庭問題中，包含着一個『遺產繼承問題』，也是婦誌的範圍內所應研究的問題。我是贊成廢除遺產繼承制的人，廢除遺產繼承制，第一可以防止資本家擴充私產的野心，第二可以消除社會鬭爭的罪惡，第三可以減少人類依賴的惰性，啟發向上的願望，第四可以恢復已失的女權，達到平衡的地位。這許多都是我一人底私意，先生如以爲不差，以後請對於遺產繼承問題，也稍稍在婦誌上加以討論。

拉雜地寫來，覺得是毫無系統，是我對於先生抱歉的地方。天氣熱得很，攝氏表已到九十八度了，

室內的空氣，尤覺是窒人欲死！再也得不着一點清涼的微風，可以慰藉長夏的鬱悶。很隨意地握着一枝禿筆，和朋友们談談婦女問題，談到『恰到好處』的時候，或者稍可減殺一些暑熱呢！這便是我寫信給先生底動機。大雨之後，天氣如果清涼些，我當有海上之遊，如有機會，定來趨訪。不談了，就此謹祝福你！

答王平陵書

章錫琛

平陵先生：

這般炎熱的天氣，承先生給這樣的一封長信，對於女誌爲詳細的指導，真使我不知怎樣感謝呵！來信中所說推廣女子教育，圖謀經濟獨立，對於舊道德舊法律的攻擊，以及家庭改革等主張，我個人極表贊同。最近幾年的婦女雜誌中，關於這一類長篇或短篇的文字，也曾經登載過不少，或者因爲說得不十分透澈，未能使先生滿意罷了。

女誌近來論戀愛的文字太多，這一層我們自己也很覺得，并且常有人對我這樣說：頭腦稍舊的先生們，甚至於說我們有意誘惑青年，敗壞風化，或更以爲近來青年男女兩性間墮落事件之多，都是多談戀愛者的罪惡。現在既承先生也談到這一層上，就藉此把我的意見和先生一說，還望先生賜教！

「Love」這一個字，在中國不但向來沒有這概念，而且也沒有這名詞。近來雖然勉強把他譯成「戀愛」，但概念還是沒有，所以許多人祇是把他和「姦淫」作同一解釋；這便是一般人反對談戀愛的最大的原因。這種反對，原無足怪。因為在中國的書籍上，歷史上，道德上，習慣上，法律和制度上，都沒有所謂戀愛——我們要勉強去找，孔子所謂「關雎樂而不淫」，或者還相近；關雎中所謂「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也較近於戀愛的態度。但因那時是多妻制度最盛行的時代，所以這種描寫，是否僅出於詩人的空想，也未可知。——在中國人的腦筋中盤踞着的，祇有「姦淫」。所以說到「戀愛」便和「姦淫」的概念混雜了。然而「姦淫」之於「戀愛」正如莠之於苗，紫之於朱，雖相似而大不同的。

先生勸我們注意到推廣女子教育，圖謀經濟獨立，攻擊舊道德舊法律，改革舊家庭等問題上，我以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祇有提倡戀愛自由。這句話我曉得一定有許多人要非常的驚疑詫異，但是我所以這樣主張的理由，却是極明顯的。我們試問：中國人為什麼說女子不必受教育，不必謀經濟獨立，男女不應該平等，家庭可以束縛個人，支配個人？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回答說：就因為中國人把女子作為男子的所有物，把子女作為家長的所有物，不承認她們有個人的人格，有自由的意志。在

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以爲祇要把財產私有制度打破，便沒有問題了。這固然可以打破男子所有女子，家長所有子女的基礎；但我以爲使女子對於男子，子女對於家長，主張個人的人格，意志的自由，實在是同樣的要緊，或者是更要緊。要辦到這一層，就祇有主張戀愛自由。如果男子承認女子有戀愛的自由，他們便不會把女子當作可以掠奪，可以賣買，可以滿淫慾，可以供役使的東西，那麼，男女不是就平等了嗎？如果人人都認戀愛是重要的事情，便必須使人人對於戀愛都受充分的訓練，充分的培養，不該加以任何物質的壓迫，那麼，不是把經濟不獨立，教育不普及，家庭對於個人的束縛支配都消除了嗎？人類是兩性的動物，由兩性的結合而組織社會，繼續生命，發達文化。因爲兩性的結合，用勢力和金錢做綰紐，所以由此組成的社會，便是掠奪的社會；產生的新種族，便都是強暴的分子。要救濟這樣的社會，必先從不以勢力和金錢爲兩性結合的綰紐起頭；兩性的結合，除了勢力和金錢以外，就祇有戀愛了。愛倫凱女士在他的大著兒童的世紀 (The Century of the Child) 上，反對基督教信者『人性一定不變』的話，說：『我相信人性是可以改變的。但我所說的改變，不是因了把人類都變成基督教信者可以達到；必須等到全人類真個覺醒，自覺『生殖之神聖』的時候，纔可達到。這自覺如果一旦醒來，那麼，關於子孫和他們的發生，他們的處置，他們的教育等事情，便成爲社會的中心事業；一切的

道德，一切的法律，一切的社會施設，都環集在此等事情的周圍；而且判斷其他一切問題，制定其他一切規則的基準點，也都立在此等事情的上頭。」愛倫凱女士的主張戀愛道德，主張母性尊重，便都從這「生殖的神聖」而來。這也便是我想用戀愛來解決婦女問題的出發點。——這主張，在我的朋友中，祇有建人兄最和我同意。

至於近來青年男女因所謂「戀愛」而發生的種種謬誤的行爲，都是因爲向來中國人的腦中，祇有「姦淫」，沒有「戀愛」，所以也便把姦淫誤作戀愛了。要救濟這種弊病，祇有大家竭力主張戀愛，使人都明瞭戀愛的意義，並且使人人經過充分的戀愛的訓練，纔能有效。

戀愛與姦淫的區別，簡單的說，戀愛是融合兩個的人格爲一，姦淫不過是一方佔有他方，滿足自己的慾望。借羅素的話來說，戀愛是出於「創造的衝動」，姦淫是出於「所有的衝動」。所以古來才子佳人式的戀愛，祇能說是姦淫，不能說是戀愛。

關於戀愛的重要，在這信中不及詳細說明，過幾天我想做一長篇的文字來討論；但恐有許多人，一看到「戀愛」兩字，便生厭惡，不願再看，那便無可如何了。

至於先生說起各地婦女的生活狀況，在去年的女誌上，曾經登載過許多，但因爲都不十分詳確，

而且往往是千篇一律，無甚差異，所以今年也很少登載了。

遺產繼承問題，固然是重大的問題；但在私有財產制度存在的時候，在父母私有子女制存在的時候，要破除這制度，恐怕很不容易吧！

話太多了，在鬱悶的長夏裏，恐怕要增加先生的鬱悶，所以不再寫下去；如能早來上海，可以見面一談，那是好極了。

小說類

義兒

葉紹鈞

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印畫地圖的考貝紙，寫大楷的八都紙，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一百廢餘的文格，不論是鋼筆，蠟筆，毛筆，鉛筆，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一到他的手裏，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幹，左手五指張開揪住鋪着的紙，描寫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他的頭總是側着，一會兒偏左，一會兒又偏右，舌尖露出於上下脣之間，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俯視形的菊花，從正面看的農屋。他畫成一樣東西，常常要端相好幾回，還加上幾筆，或竟加上一部分。有時加得高興了，鯉魚的鱗片都給畫上短毛；菊花的花瓣儘管加多，致全花湊不成個圖形；從烟突噴出的煙越塗越多，所佔紙面比屋子還大。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就在上面打一個大X，或者撕碎了，疊起來再撕，如是屢屢，以至於粉碎。他留着的畫稿都摺得很小很小，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裏。

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歡喜奔跑，歡喜無意識地叫喊，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但是他不歡喜學校裏的功課。他在課室裏難得靜心，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狀態很好玩，先生

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若是被考問時，他總能夠回答，可是只有片段的，不能有完整的答案。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等罪名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就是那位圖畫先生，也說他不要好，止知亂塗畫的簡直不成東西。這是的確的，他逢到圖畫的功課，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繳給先生就是了，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希望他好。

他的父親早死了，母親養護着他，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地一般快，更讀通一點英文，將來好成家立業。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義兒今年十二歲了，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卻時時聽得些愚笨懶惰歡喜搗亂等對於他的考語。她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不然，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必待逼迫着呢？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從不會熟誦如流水呢？他止歡喜捉蟲子，釣魚兒，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這不是搗亂麼？而且有什麼用處呢？她想到這等情形時，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舊有的胃病。『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她老是向義兒這麼說。義兒聽了，也不辨這句話何等傷心，止覺得意味非常淡薄，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所以他一切照平常做去。

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紙煙匣內的畫片；有兩次他跑到河邊，蹲在露出

河面的石頭上釣魚；再有幾次，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直到天黑才回家，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她知道同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就是打她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枝量衣的尺，顫顫地在他身上亂抽，因為怨恨極了，用了好多的力氣。可是他一聲都不響，沈靜的面孔，時而一瞬的眼睛，都表示出忍受和不屈的意思。她呼吸很急促，斷斷續續地問，『可知道你的錯處麼？下次還敢這樣麼？』他止當沒有這回事，並且偏轉他的頭。她沒有法子了，餘怒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就說，『假如下次不敢，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或者輕輕一點，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她的手就此停了，她的怨恨就此嚥下去了。事情就是這樣完結了。可是她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她相信義兒是個難得好的孩子。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怨自己的命運不好，更傷悼丈夫的早死。

母親終究是母親，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義兒上學校去的時候，她總要問他穿的衣服夠不夠，肚子喫飽了沒有；有時買了一點喫的東西，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她總把最好的留着給他喫。他是難得好的呢，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她卻全然不想到了。

義兒還有兩位叔叔，也是時常斥責他的。不知爲什麼，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一看見週身就

不自由起來，好像被束縛住的樣子。對於他的劣蹟，三叔發見得最少，因為他看見他時總是很安定很規矩的。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就去告訴三叔，借他來達到訓誡他的目的——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常如此。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義兒的面孔就紅了，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頭也不敢偏轉了；三叔教他以後再不要這個樣子，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知道了』。勝利每爲三叔所操，他因而發明處置義兒的秘訣。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就是永遠不好將好顏臉對他。我就這樣做，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可是他熬耐不住，不能不問暖問飽，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喫。

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上面有葱綠的叢樹，突兀的山石，藍碧的雲天，紆曲曳白的迴泉。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他快活非常，如得了寶貝，心想臨繪一張。不乾不淨的顏色盒，是他每天攜帶的，他取了出來，立刻開始工作。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硯臺，顏色盒，明信片，畫圖紙，兩條手臂，等等東西。然而一個課室裏要布置五六十張桌子，預備五六十個學生做功課呢，怎能顧得各人過分的安適？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侷促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明信片倚於瓶口，就彷彿帖架托着畫帖。左手拿看顏色盒，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

畫紙了。他畫得非常專心，竟忘了周圍的和自己的一切，沒有思慮，沒有情緒，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就是作畫。同學的喧聲和沈重且急速的脚步，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迷蒙而杳渺。功課又開始了，同學都上了他們的座位了，英文先生也進了課室了，他周圍的空氣全變，而他如無所覺，還是臨他的畫。

豎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況且義兒是坐着作畫的姿勢，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他不免有點惱怒，『他在那裏作畫，連課本都不拿出來，分明不願意上我的功課。』他這麼想，宏大而嚴正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湧出：『沈義，你做什麼！現在是什麼時候？你的課本那裏去了？你不愛上我的功課，儘管出去。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我不來管你，在我的課室裏卻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搗亂的學生！』同學們聽了，有的望着義兒，看他怎麼下場；有的故意看書，表示自己的勤勉；更有的相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課室內暫時靜默。

義兒被喚醒了，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他感覺得不快，像睡眠未足的樣子。他知道不能再畫，便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裏，順便檢出讀本來，慢慢地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他並不看先生一眼，臉容緊張，有懊喪的神態。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早已說過了，若是不願意，就不必勉強上我

的課！你惱怒什麼？難道我錯怪了你？上課不拿出課本來，是不是懶惰？因你而妨害同學的學習，是不是搗亂？我錯怪了你麼？」

「是的，沒有錯怪。」沈義隨口地說，卻含有冷峻的意味。「現在課本已拿出來了，請教下去罷；時間去得快呢。」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樣英雄的氣概，聽着就大表同情，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剛才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室內不僅是笑聲，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桌椅被震搖而作的咕咕格格的聲音，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掉的聲音，混成一片。

英文先生覺得這太不可堪，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他就很決斷地說，「你竟敢同我鬪口！你此刻就出去，我不要你上我的課。」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說這句話很危險的，假若義兒不聽話，不立刻退出課室，豈不是更損了威嚴嗎？果然，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止將身體坐後一點，以為這樣就非常穩固了。——他絕對沒有出去的意思。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湧起了，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都是很好看的快要表演的戲文。他們望望先生，又望望義兒，身軀頻頻轉側，還輕輕地有所議論，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

英文先生臉已紅了，他斜睨義兒，見他不動；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譏諷的顏色。這是何等的侮

辱呵！他的血管漲得粗了，頭腦岑岑地響了；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一把抓住了義兒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來。義兒有桌子做保障，他兩手狠命地板住桌面，坐着不動；他的臉色微青，堅毅的神采彷彿勇士拒敵的樣子。英文先生用力很猛，止將義兒的左臂震搖，桌子便移動了位置；且發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義兒終於支持不住，半個身體已離開桌子了，桌子受壓不平均，忽然向左傾側。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以為桌子倒時一定發重大的聲音，這似乎不像個樣子。他就放了手，義兒的身軀重復移正，桌子便穩定了。課室內的戰事於是暫時休止。

同學們觀戰，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有的奮一點無所着力的力，同情於義兒的拒敵；有的止覺此事好玩，最好多延長一刻；有的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或是談有趣味的話。總之，在課室之內，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直到先生放手，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生之面。英文先生的手放了，忽然覺得這個動作太沒意思，況且許多學生正看着己的顏面呢。但是，再去抓他也不好，要再抓何必放呢？窘迫的感覺包裹全身，使他不敢正眼看周圍諸人。他止喃喃地說，『你不去也好，我總不承認你留在這裏。剛才的事退了課再同你講。現在且上功課，你不愛上，同學們要上呢。』他很自然地走回他的講臺。

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他的課。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心裏卻異常躊躇，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那有學校裏不肯教學生之理，並且在英文課的時間叫他做什麼呢？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又生出以外的枝節來。級任先生如受了過大的刺激，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他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會見的茶友。許多同學呢，他們將義兒的事做爲新聞，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學，像講述踢球的勝利那麼有味——於是別級同學流動恆變的心裏又換了個新的對像了。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課已退了，英文先生將怎樣辦理這一件事呢？義兒仍舊取出抽屜裏的東西，完成他的畫幅，可是心裏總覺不安定，有點驚怯，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模糊而不能預料。一塊小石的投擲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水，雖然我們不盡能看見波紋，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三叔聽了級任先生的訴說，當然痛恨義兒的頑劣；一方面想法解決這件事。他說：『由我訓誡他，已經不知幾回了！當着面他總是很能領受的態度，自稱情願悔改，可是一背面第二個過失就來了。他母親打他罵他，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課，更沒有什麼用處，當時他就不肯說一個改字。我們須得換一個方法才行。』

「是呀，須得換一個方法。」級任先生連連點着頭說。「他在課室內這樣搗亂，非但同學們和授課的先生受他的累，連我也覺得難以措置。總要使他知所畏懼，以後不敢再這樣，才得大家安靜呢。」

「英文先生方面，由我去陪罪，爲他的話的威信起見，不妨令義兒暫時不上英文課；到那一天，說「你確能改過，英文先生恕你了，」然後再叫他上課。」

「你這辦法，解除了我的爲難了！」級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壓在他肩上的無形的重負似乎輕了好多。「就這麼辦罷。可是怎能使你家義兒確能改過呢？」

三叔輕輕擊桌一下，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然後說，「就是你所說的那句話，要他知所畏懼。我想他這麼浮動的心情，都由每天回家，常同外面接觸而來的。若是叫他住在學校裏，和外間一切隔離，過嚴苦的生活，一方面浮動的心情漸漸定了，一方面嘗到嚴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覺得怕了，或者不再有什麼壞的行爲做出來吧。」

「這確是一個辦法。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間裏好了。但是，你先要給他一個暗示，重重地訓斥他一頓，使他沒有搬進學校就覺得懷然。」

「我知道，我有法子。」

一切的計畫都照着三叔進行。義兒搬進學校裏住了。他本來很羨慕住校的同學。他常常想晚上的學校裏不知怎麼情形，課室裏點了燈，許多同學坐在一起，不是很好玩麼？可是他並不曾向母親要求過，要在校內住宿，因為他不能設想這事的可能。現在母親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叫他住在校裏，實在是夢想不到的。這就是他往日的學校呀，但在他覺得新鮮。晚飯的鈴聲，課室裏上了火的煤油燈，住校的同學的隨意談笑，夜色的操場上的賽跑，都是他從來不曾經歷的。他聽着，看着，談着，玩着，恍恍惚忽如在夢裏，悠久而又變換。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張洛川神女之圖，到末了畫那條衣帶，墨色沸了開來，就把全幅撕了；但是他很覺舒適，母親的嘮叨現在是非常之遠，好似在她懷抱裏的時候的事；畫完一幅畫居然沒有聽見『又在那裏塗怕人的東西了』的責罵。更可希望的一個同學約他明天一早去捉棲宿未醒的麻雀。他在床上想，到那裏去取竹竿怎麼塗上了膏預備着怎樣一個籠子，怎麼伸手……漸漸地模糊，不能想了。

兩三天內級任先生暗裏窺察希望看見義兒愁苦怯懼的面容。可是事實竟相反，義兒還是往日的義兒，更高興了一點。

當級任先生到茶館時，三叔就問他，「義兒可又鬧了什麼事？」
「暫時沒有，」級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態，語音帶冷然的調子。

「他任在校內覺得怕麼？」

「怕？」級任先生斜睨着三叔，「那有這回事！他還是往日的模樣，並且更爲高興。」

「他竟不怕麼！三叔悵然愕視。」

雲 翳

葉紹鈞

「一體」這兩個字最能說明我們的關係了。五官四肢臟腑筋骨種種配合而後成一個身體，不能分割。有了頭部，缺得了足麼？有了臟腑，缺得了筋骨麼？我們最好不要題出什麼五官四肢等等名詞來，也不要說這是身體的一部，那是身體的又一部；止是這麼想，這配合完全的是一個身體。你若說，她是我的妻，我是她的夫，那就錯了，因爲同我們題出名詞，把我們分割開來了。我們原是一體呀。若是打我一下，兩個都感到痛楚；看她一眼，兩個都覺得光輝。有思想，就是兩個混合構成的；有行動，就是兩個共同表出的——實在沒有適當的言詞可用，說「兩個」「混合」「共同」已經不切於實際了。人家往往說人與人的隔膜，或者朋友兄弟父子之間是有的，我們倆絕對沒有。她就是，我就是她，便是強要同我

們分割，有什麼效果呢。

『最可憐的，有許多人自己把一體分割開來。從極細微的事件裏，就可以看出至愚極蠢的自殘的計較。他們硬要講自由，規定兩個的自由權，這一個得到的信，那一個不給代拆。信內有秘密麼？便有秘密，自己還要瞞自己麼？他們全不思想，就這麼做了。於是一體分割了。他們反而說，「誰的心裏都埋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兩個之間至少有百分之二的不滿意，必待容忍纔行，」這是自然律，無可逃避。』誰知道造成這自然律的，就是他們自己！他們止消對於這個所謂自然律全不信仰，認定什麼是一體的意義，他們就有福了；如不信，請看我們。』

小說家孟青同他的夫人異常愛好。他相信夫妻不是兩個獨立的人，夫妻相合才是社會中間一個單位。以上一番議論是他常常向朋友講的。當朋友問他『你們的愛情究竟到什麼程度？』或是有人談夫妻隔膜的事件的時候，他就開始宣傳他的教義了。他莊重的臉紅漲着，訥訥地說，聲音沉重，欲使每字都注入人的心坎。人家很隨意地嘲笑他，說他是空想之論。天然是一個人，怎麼能併為一個？縱使理論上說得非常圓滿，實際還是兩體。他就堅毅地答辯，說『這個境界確是有的，止須你們真能體會，便信我言不謬。現在你們駁詰我；你們不是我，不能知道我所體會的，所以我無法取信於你們。可是我

所說的確是我所體會的。人家總對他露不信任的笑容，或是故意提起別的話語，以免再事論辯。

孟青作小說很多，大半成於他的寓樓。秋季的一天，窗外的天純作深藍色，天氣融煖，使人起暮春的感覺。瓶裏的羊腸菊和鷄冠花露出芳春的顏色。羊腸菊的鮮黃的花粉落在桌上，舖成薄薄的一層，引起孟青浮盪無着的冥想。忽然靈機一轉，他早先搜集的材料，預備作小說的，結構完成了。他就展開稿紙，舉筆寫成以下一篇小說。

無論先生學生，差不多是一個樣子，放了假再做功課覺得太對不起自己了——似乎平日做功課純是爲別人的。於是平日慣行的事全變更了，周身的細胞都不安定了，結果止獲得一個『無聊』。早上醒來，便想起來吧？更想早起也沒有事，便躺着看帳頂。看了好久好久，以爲時間去得很多了；懶懶地坐起來，看看小鐘或是手錶，還不到今日起身的時刻。起身之後，刷一回牙齒，延了二十分鐘，洗一回臉，延了三十分鐘。對着早餐，似乎並不饑餓，喫牠實是多事；但也可以延這麼一二十分鐘，就隨便喫了。回到房間裏，坐了久與爲伴的椅子，覺得有點奇怪——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安適。姑且拿一本書看看罷。看了半行沒有興味，便翻過幾頁。那知更糟了，第一第二個字便非常可厭。止得將書閣在一旁，順手

提起筆來，寫什麼字呢？隨便從報紙的殘幅或枯黃色的日課表上看到一字，便照寫一字。寫不到幾個。又想這算什麼呢？於是紙和筆被捐棄了。這時候沒有希望，沒有愉悅，也沒有哀苦，止覺一個廣大無邊的「無聊」包圍於上下四方，如沒入水裏有掙扎不出的不快之感。

雙十節那一天，學校照例放假。這是個特別的假日，許多學生先生們發狂似地高興，一早起來便升旗，歡呼，佈置會場，聯謀聚餐。別的假日，總是來侵侮他們的，今天被卻退了。但並不完全失敗，牠努力地單攻符先生一人，竟得比往日格外勝利，符先生的周圍和內心被牠完全佔領了。

符先生早上起來，同別的假日一樣，溫習了一切無聊的舉動；坐無書桌前，覺得更沒有法子可以消耗這連綿悠久的時間。從窗間望出去，走過廊下的人都帶着興奮的笑容。心想他們有什麼可樂呢？無端地規定了一個日子，大家便對於這日子發生快感，強烈且真摯，這也可說是瘋狂的一類。瘋狂是何等可憐！但是他們怎能覺悟呢？粗豪雜糅的歌聲作了，接着拍掌歡笑的聲浪起了。符先生聽着，無聊到極點！還是不要聽吧？然而種種聲音偏要刺入他的耳官，一回震盪，便如周身加一重裹紮。自知此刻若有事可做，當得舒服一點；但是刷牙齒，洗臉，看書，寫字，都做過了，都沒有效果，不願意再做。還有什麼事可做呢。

他實在有事可做呢，他每天寫一封信寄他的夫人，成爲慣例。此刻他正可以做這一個工作。他想起了，便取出信箋來，一壁磨墨，一壁凝想。窗外廊下經過的人時時牽引他的視線，使他思想不能集中，他就將窗簾下了。他希望將全部的情思傾注於夫人的心底。從這封信裏，他開始寫：

「今天光明的陽光青蒼的雲天，同昨天一樣。但是有許多動作和聲音與我接觸，使我起不可名言的岑寂之感。他們都慶祝佳節呢！他們的面容笑得變了模樣，喉嚨喊得幾乎啞，四肢軀體都浮漲，走路時呈異常的態度。人家說起來，這何等熱鬧呀！在我聽着看着，止覺得格外地孤寂。他們和我，不相愛，不相了解，他們越熱鬧，當然我的孤寂越顯著了。惟有同着你在一起，我就像有了全世界，有一切的喜悅和驕傲。」

他寫到這裏，心想假若此刻真同她在一起，就可以卻退那個敵寇——「無聊」——麼？他就回溯以往的經驗，小小的書室裏，和她默對無言時，也會感覺強烈的無端的煩悶。信裏的話豈不是盡不真實了麼？以下又怎麼寫呢？現在腦子裏似模糊，又如空洞，竟想不出再可以寫些什麼。他這麼想着，覺得這封信沒有寫的必要了。或者換過一張信箋，不要這麼說吧？停一會兒再寫吧？但是他立刻認定所想的都不對。每天必寫的信，怎麼可以忽然間斷？沒有寫的的必要，當然是不通的話。不這麼話，又怎麼說呢？

總覺得對她這麼說是最應當的。停了一會兒寫，此刻做什麼呢？況且寄遲了，她不能在今天晚上接到，豈不累她等待而失望？於是決意續寫下去。並想到她昨天來信說起身子有點不爽快，此刻應當問她一聲，並且好好地安慰她，他就續寫：

『你說有點兒不爽快，使我急切地想念。這幾天天氣雖好，早晚總有些涼意。你起得早中了寒嗎？沒有注意風來的方向，隨意開了窗麼？最使我難受的，就是不知此刻你已佳健了沒有。四百里的相隔，本來算不得什麼，搭乘了火車，當晚就可以相見。可是明天一早我就有課呀！』

『若是你還是昨天這樣不爽快——是我萬分不願意寫的幾個字，——千萬不要容忍，趕快請蘇醫生診治。這不是我的話語，不是我的文字，乃是我的心音。你是愛聽我的心音的，一定能照我所說的做，若是你早已舒適如常。——我所祝禱的說是這樣——千萬不要努力學畫，一刻也不肯休息。園裏枇杷樹下，若是天氣情好的時候，可以多坐一會，在那裏看看畫帖，或者諷誦幾首小詩，於你的精神很有益的。想來菊花開得盛了，我很想立刻回家，同你一起玩賞呢。』

他寫到這裏就停了筆，計算歸期應在何日。後天星期五沒有課，星期六止一課，可以托人代授，自然是後天了。是時候會場裏合唱國歌的聲音起了一頓再折，愈折愈高，轉入低徐而畢。他聽着歌聲，一

壁想起行旅的不便：三點鐘光景的乘車差不多有三天的悠久；車座的擁擠，上下的勞頓，都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他又想：她有不適，不應當回去看看且安慰她麼？旅程雖然可怕，止得耐着。況且她何等地盼望着他。若是止說一句空話，他立刻想回家，豈不使她將疑爲敷衍之詞？他就很堅決地寫下去：

『你是知道的，後天星期五是我可以歸家的日子，我一準乘頭趟車到家。你看到這一句怎樣歡喜，我是全能揣知的。你的心一定笑了，縱使不很爽快，也減去大半了。後天你或者同前一次一樣，到火車站等我吧？這個，我是說不出地歡喜；但是記着，身體有萬分之一的不爽快，就不要走出來，雖然從家裏到火車站很近。』

他擱筆了。從頭至尾讀一遍，覺得今天的信太短，止寫了兩張半信箋。往日總寫到四五張呢。這非再寫一點不可。忽然提起筆來，衝動地寫：

『算我現在已到了家，正同你聯坐閒談，豈不有趣？你有趣味濃厚的故事講給我麼……不，我先來告訴你一個有趣味的夢。』

他的筆忽然頓住了，鬚髯有什麼力在那裏按捺的樣子。他須得考慮一下，那個夢要不要寫上去。於是他將昨夜的夢細密地溫理一回：月色濃厚的花園裏，齊蹀的花草栽成圖案畫的花紋，中間一大

堆菊科的花，他也不知其名，但覺得美麗醉心。他坐在花旁涼椅上，全身浴在月光裏。旁邊坐着一個女子，顏容靜美，難以描寫。潔白而鮮花的上衣，露出嫩紅的膚色；且能辨胸部的漲縮。他同她談話了。談的是美麗的詩歌，名家的繪畫；每一個聲音使他陶醉，每一句話語使他傾倒。他覺得無論同什麼人談話，沒有這回的有意味；人間伴侶的真情懷，惟有這回才真實地交流呢。他愉悅極了，一切時間空間的觀念都滅，止覺和她融而爲一，便是個其大無邊的實體，莫窮始終的悠久。夢忽然醒了，他不起一種惋惜之情。一轉念間，便又自慰，這雖是個夢，然究竟有了這樣一個夢了。

他將那個夢溫理完畢，覺得不能夠寫上信去。他以為自己雖沒有別的心思，夢是自然來的，但給她知道了，或者要引起疑猜。兩人之間本來明澈如青天，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翳呢？他就想把第三張換過重寫。可是他取出一張空白的信箋時，隨即放下，仍舊在已寫的那一張上續寫下去：

『花園裏全被着月色，一切卉木花樹都顯出幽淨美的姿態。一個涼椅，在花叢之旁，差不多神仙的座位。我同你並肩坐着，這是何等的樂事呵！你唱新月之歌，又唱那支小鳥，你的聲音柔美極了。我講起組織新村，講起糾集同志，同你我一樣的已有了數十家。你說你能爲新村布置點綴使牠有美術的意味。談了不知多少話，忽聽夜鳥飛鳴，你我才住了口。後來不知怎麼，模模糊糊地

記不起了。你昨晚也作這個夢麼？你還記得以後我們怎樣嗎？」

第四張已有五行了。他重看才寫的一節，自思：這個不誠意無關緊要；況且惟有這麼寫才使她歡喜，決定是這樣了。他不復加以思索，又動筆寫完第四張的餘幅：

「今夜有提燈會，到處都有。他們這種狂熱的感情的舉動，你一定不高興看的。你自有你愛看的東西。他們瘋狂大作的時候，我這封信到你的手裏了。我願你當讀我這封信的時候，得到無上的心底的愉快！」

符先生摺疊四張信箋，插入信封，寫了地址，封固了，立刻命僕人投入郵筒。他呆呆地坐着，聽禮堂裏有浮散的多人的語聲，腦子漸漸起麻木的感覺，那個敵寇——「無聊」——又猛烈地進攻了。

孟青寫完了這篇小說，細密地審讀一過，想付小說雜誌星發表。他忽然想，篇中「兩人之間本來明澈如青天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翳呢？」這句話正可以供此刻的考慮。不要自己却違背了這一句，若把這篇發表，她是愛讀小說——尤其是我的小說——的，立刻可以讀到。篇中寫符先生的心理原從觀察他人而得。但是太細密了，她或者要疑到我自寫心象吧？那就糟了！我並沒這回事，卻因一篇小說給她個引起疑猜的暗示——我對她不盡出於真情。我們是一體呀，有一點兒疑猜，便分割了。她到

底要猜疑麼？易地以處，我也要……」

他顯得非常可怕，似乎這篇一發表，一切幸福都犧牲了。於是決定不發表。又想原稿留在行篋裏，將來總有到她眼前的一天，這仍是個危險，不如把牠毀滅了乾淨。「擦」的一聲，他手裏的燐寸發火燒着稿紙。這篇小說終於埋在灰裏和他的心裏。

夢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軍刀，騎在很高大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了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綫，是能做成很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在衆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的。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送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說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簫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椅槍翹首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這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笛。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華嚴瀧下

廬隱女士

呵！千辛萬苦走盡了層疊不絕的羣山，奔騰急湍的瀑布聲，推出聽覺中的一切聲浪而佔據了。白雲般地急流，從半空中湧出來，細密的水花濺到面部來，一陣陣地微寒沁入心靈裏；這時的知覺祇有

感到沈默和神秘。同遊的伴侶乃和對我說：『到了這種景地，叫人實在難以描寫！四面削立千仞的高山，隔絕塵世的一切；現在的思想，已經不是平日我們所有的思想了！現在的四圍，祇有偉大的神秘，可以形容他們。』我這時爲一種神秘的靜寞支配了，我對於乃和所說的話，祇有心許，却不能回答她。

我獨自沈默着，把心靈交給白雲了，交給流水了；我萬千的柔情，和沈迷的深戀，也都交給這一剎那的自然了。丞姐她好像是得到宇宙的生機，她永遠不受神秘的支配，她從不曾說過灰心的話，她也從不問宇宙是什麼。她喜歡活動，她到一個地方，她便想再換一個地方，這時她又催我們走。她說：『看見就完了，我們再到別處去玩罷！』我被他催促了，不知不覺心裏一酸，流下淚來，唉！我知道自己的逸小，我更知道塵夢的短促；我何苦離開他作個失戀的可憐人！

乃和胆怯的坐在我的身傍，她悄悄地嘆道：『人事有完全的時候，水流沒有竭的時候。』我聽了這話，更由不得傷心，我懺悔我已往的種種……唉！這時的心真失却主張了！

丞姐在半山上招手，勸我們更前進，我只懶懶地不愿動。她說：『你不是要看華嚴嗎？爲什麼在那裏老坐着不動呢？』我聽了這話仍在躊躇，丞姐又高叫道：『哀呀！這真是奇怪極了！在高山時是水流，下來便成了烟了……』她的話打動了我的心，便隨了她又奔了許多羊腸的山路，轉灣處果見飛烟

軟霧中，雲織成般的梯子，從山顛下垂。半生夢想的華嚴，果然看見了我理想中的瀑布，以為只是絲絲流水，却想不到從山顛上湧下來的急水，竟不是水；是一道的飛烟；是無數的白雲。幾至流到山灣時，因激流激石的緣故，噴出細膩的水花；那水花便隨空氣四散，因其濃厚，又像是半山罩了白霧。

我不禁迷醉了！怔怔坐在飛瀧對面凝望，忽然從左邊山坡上下來幾個人——縉紳樣的態度，站在我的斜對面，指點評論，我無意中對他們望了望，在他們悵惘情氣的臉上，使我發覺了一件不幸的認識；我平日覺得人生事業的成功，是有無上的光榮了，而這時我總覺成功實在是最傷心的事，并且是最有限的事。當我未到華嚴之前，我心靈中充滿了無限的渴望；這個渴望，增我許多生趣。我有時坐在葡萄架下，看雲天飄渺，我便在雲端裏造無窮的意象。那時白雲作了我溫柔的褥子；藍天作了我遮日的屏風；月亮作了我的枕頭，我安靜睡在那裏，永遠不會想到失望的苦痛。——現在呢，華嚴是在我的眼睛裏，不是在我的心裏。我回想到攀緣枯藤樹根的危險，和從那爛濕的污泥爬到高坡上時的艱難，所得到的代價，當時的喜悅，只一聲的長嘆，表示出來了；現在心裏所有的，除了懺悔和沈悶，——間或含着些羞恥和慚愧的念頭外，沒有更多的思想了。

丞姐依舊興高采烈，她發起一同照像，作個遊華嚴的紀念。我沒什麼意見，因坐在乃和的旁邊，手

裏拿着我唯一的良伴——日記本——對着瀑布下面潺潺的細流，寄我無窮的深意和悵惘的情緒，照像我始終沒有在意。

我好思慮的心，這時更跑到絕路上去了！我想到廣漠的世界，祇有一面真理鏡子是透明的。除了這面真理的鏡子外，便全都有色彩了。無論什麼人，要是不拿那赤裸裸透明的真理鏡子來照自己，是永遠不認識自己，也更不認識別人了。

一個人被認識是最不容易的事，也是最不幸的事，我永不希望人們知道我。因為我是流動的，是矛盾的，是有限的；人們認識了我，便是苦了自己。

去年的夏天，一個黃昏裏，我依稀記得那時候，正是下過一陣暴雨之後，斜陽從一帶深碧的樹林裏，反射在白色的粉牆上，放出燦爛的金光了，映出疏淡的樹影；陣陣微風，吹過醉人的玫瑰花香；我獨自坐在茶廳架下，看被雨洗過的樹葉，格外顯得翠綠；襯着那如美人帶酒，嬌媚無力的紅花，加倍使人迷醉了。那時我的朋友澄如，她從外面進來，拿着雨傘指着我說：『這種美景——在這所房子，除了你誰來享受？』我聽了這話很覺不安；——我相信多和一個人接觸，便多一重苦惱。

我有時覺得我的生命太短促，不虧我使用；有時我又覺得一天好像一年，實在太長久了。竟沒有

法子消遣。

吃飯，穿衣服，住房子，真是一件大事！不過若有一個人對我說：『你是爲吃飯，穿衣服，住房子，而生活的。』我一定覺得那個人太輕視我了。我一定要爲自己伸辯，或且還要恨說這個話的人；但是我今天認識我自己了！在我過去的歷史中，我的生活除了吃飯，穿衣服，住房子，我真不知道還爲什麼？不過在全世界全人類組織體中的一個小我，原值不得什麼。

現在我悄悄站在瀑布面前，看那不斷的激湍，心裏禁不住亂跳。我想若使我把軀殼交給他，這潔白的飛泉裏就染上塵垢——其實用不到顧及這些，不過沒有勇氣的我，這一念也未嘗不能造成未來萬劫之因了！

我自己不自覺對着那三千尺的華嚴瀧神往了多少時候，不過最後，在我麻木的心裏，又給了變動。我彷彿看見那飛瀧裏所噴出來的水煙，都含着神秘的暗示；假若我這時是在水煙的中心，身上的污汗，一定消滌無餘；若再到了飛煙的深處，我的心——塵俗的心——一定由極熱而變到極冷，極濁而變極清。便是那不可捉摸的靈魂，也要同水煙攪和起來，隨着空氣的激盪，送到未到的許多遊客臉上；更浸入他們的心裏，使他們消了污汗；息了罪惡之憤火；滅了貪很的慾望，而投降於偉大的自

然。

綿綿不斷的思想，忽被冷不防的一擊而打斷了，回頭又見丞姐含笑說：『還不讓開，有人要在此地照像。』我無奈只得癩癩地走開了，回頭看見秀姐還默默地蹲在山澗旁邊，玩弄那石縫中的流水，丞姐叫了她兩聲，她才驚覺，深深地長嘆一聲躲開了。

那幾個遊人照完了像，他們不知想起什麼來了，跑到我們面前打探我們的來歷，我們和他們言語不通，始終不能彼此了解，後來引導我們來的那位山田先生替我作了繙譯。他們聽說我們是中國的女學生，臉上的驚奇色，使我們震悸，後來他們拿出一張名片來，叫我們隨意寫幾個字，或幾句話作個遊華嚴遇見我們的紀念；其實我真嫌他們多事！我接了片子不知寫什麼好，沈吟了半天，才隨意把我那時的感想，作成了一首短詩給他們道：

「唉，莊嚴的女神呵！

在你的足下，邈小的更邈小了！

純潔的女神呵！

在你的足下，塵濁的更塵濁了！

用你的淚洗清了吧！

用你的愛臂環抱了吧！

生命的認識者，向你膜拜了！

他們拿了片子，離開我們回去了，四面不透日光的深山裏，罩上將近黃昏的微霧，更覺得陰深幽秘了。同來的伴侶，也來催我歸去，我不能對她們宣示我心頭的隱秘，祇得勉強離開靈魂的戀者，受那刺心離別的苦痛了。

我一壁扶着那石縫中的石根，向上攀緣，我竟忘了我這時足所履的地方是上不接天日，下不着平地，是半山上的險徑，兩隻眼睛祇管注視那多情的碧水，由不得流下淚來。

唉！險徑走完了，到了山頂的平地上，更助人愴然的，是那將要下山的斜陽，照着那山陰下幾株杜鵑，猶徘徊不忍歸去！這情景更摧斷我的愁腸！再回頭，華嚴已經又是已往的印象了！

牧羊少女

沫若

獨坐九仙峯頂，仙人井畔，西望那夕陽光裏的金剛，色相莊嚴，雲烟浮動，我的靈魂，早已陶然沈醉，脫殼優遊。忽然陣陣清風，從前山脚下，吹來一片歌聲。哀婉淒涼，分明是女兒聲息。側耳聽時，只聽道：

太陽迎我上山來，

太陽送我下山去。

太陽下山有上時，

牧羊郎去無時歸。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歌聲中斷。隨聞羝羊悲鳴聲，鈴聲幽微，幾不可辨。

羊兒頸上之鈴兒，

一一是郎親手繫。

繫鈴人去無時歸，

鈴條欲斷鈴兒危。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聲浪漸行漸遠，盪漾在清和晚氣之中，一聲聲澈人心脾，催人眼淚。

非我無剪刀，

不剪羊兒衣。

上有英郎金剪痕，

消時令我魂消去。

非我無青絲，

不把鈴兒繫。

我待鈴條一斷時，

要到英郎身邊去。

只見那往高城路上，有羣綿羊，可十餘頭，帶着薄暮的斜暉，圍繞着一位女郎，徐徐而進。女郎頭上頂着

一件湖色帳衫，下面露出的是絳灰裙子，芒鞋天足，隨步隨歌，歌聲漸遠，漸漸不能辨悉了。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有我還在，

虎豹不敢來。

虎豹他縱來；

我們拼了命，

憑他銜去哉！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女郎的歌聲，早隨落日西沈。女郎的影兒，又被前山遮去了。我的靈魂，在清冷淚泉中受洗禮。我立在松樹脚下，不知過了幾多時辰，早已萬山入眠，羣星睜目。遠從那東海天邊，更飛上半規明鏡了。

一二漁父（法國莫泊三著）

胡適譯

巴黎圍城中，（此指普法之戰，巴黎被圍之時）早已絕糧了。連林中的飛鳥，溝裏的老鼠，也漸漸的稀少了。城中的人，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有什麼便吃什麼；還有些人，竟什麼都沒的吃哩。

正月間（一八七一年）有一天天氣很好，街上來了一人，叫做麻利沙。這人平日以造鐘表爲業，如今兵亂時代，生意也沒有了。這一天走出來散步，兩手放在袴袋裏，肚子裏空空的，正走得沒趣的時候，忽然抬頭遇著一個釣魚的老朋友，名叫蘇活的。

當沒有開戰之先，麻利沙每到禮拜日早晨，便去釣魚，手裏拿着魚竿，背上帶着一只白鐵小匣子，趁火車到閣龍，慢慢的走到馬浪島。到了那裏，便坐下釣魚，有時一直釣到天黑，纔回巴黎去。他來的時候，每回在這裏遇著這位又矮又胖在諾丹街上開一個小店的蘇活先生。這兩個人都是兩個『釣魚迷』，常常同坐在一塊地方，手裏拿著釣竿，兩腳掛在水上，不多幾時，兩人竟成了最相好的朋友了。

有時他們兩人來到這裏，終日都不說話；有時兩人坐下細談。但是他兩人同心同調，不用開口，也能相知了。

有時春天到了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日光照在水上面，發生一種薄霧；日光照在兩人背上，又暖又溫和。麻利沙往往回過頭來，對蘇活說：『這裏真好呵！』蘇活回答道：『再好也沒有了！』這家幾句話，儘

夠了，不用多說了。

這一天，這兩個釣魚朋友在路上相遇，握著手不肯放，覺得在這個時候相遇，情形大變了，心中怪難受的。

蘇活歎一口氣，低低說道：『這種日子很難過呵！』麻利沙搖搖頭說：『可不是麼！更加上這種怪悶人的天氣，今年是今年第一個晴天呢！』

這一天的天氣却真好，天上一片雲也沒有，萬里青天，真正可愛。這兩個朋友一頭走，一頭想，忽然麻利沙說道：『如今魚是釣不成了。我們從前那種快樂也沒有了。』蘇活說：『只不知道幾時我們方可再去釣魚呢？』

說到這裏，兩人走進一家小酒店，喝了一鍾燒酒解悶，喝了出來，還同著散步。

忽然麻利沙停住腳問他的朋友道：『我們再喝了些燒酒罷。』蘇活說：『隨你的意。』於是兩人又找一家酒店，再喝了些燒酒。

喝了出門，兩人的脚步便有些不穩了：原來他倆兒肚子都是空空的，酒入饑肚，更易發作，到了外面，被冷風一吹，醉的更利害了。法國之「阿不醒」Absinthe 酒力最利害最近吾國之燒酒走了一會，蘇活忽然停住腳問他朋友道：『我

們再去，你說好麼？」麻利沙問道：「那裏去？」蘇活說：「釣魚去。」問道：「那裏去釣呢？」蘇活道：「到我們老地方去：法國的守兵，屯在開龍的附近，帶兵的杜木能中尉，是我的熟人，他定許我們出去的。」麻利沙聽了大喜，說道：「妙極了！我一定來的。」

兩人約好了，各回家去，取了魚竿釣絲，不到一點鐘，他倆兒同行出城，不多一會，到了杜中尉駐兵的所在。中尉聽了兩人的要求，笑著允許了。兩人得了出入的暗號，辭了中尉，再向前行。

不多時，他兩人離法國守兵的汛地已遠了，他們穿過開龍，走近瑟恩河邊許多葡萄園子的外邊，那時已是十一點鐘了。前面便是阿陽泰村，望去好像久沒有生氣了；再前面便是倭曼岡和散鸞岡兩座高岡，下望全境，底下一片平原，全都空無一物，但見鉛色的泥土，和精禿的櫻桃樹罷了。

蘇活手指高岡說道：「那上面便是普魯士兵了。」兩人對這種荒廢的鄉村，心中頗不好過。他們雖不曾見過普魯士的兵，但這幾個月以來，巴黎的人心中，誰沒有個普魯士兵到處殺戮搶掠的影子呢！這兩個朋友走到這裏，心裏頗覺又恨又害怕這般不會見過的普國的兵。麻利沙開口道：「我們倘碰著些普魯士兵，如何是好？」蘇活笑答道：「我們送他們幾條魚就是了。」嘴裏雖如此說，他倆兒却到底不敢冒險前去，因為這裏四面寂靜，無一毫聲響，很可使人疑懼。後來還是蘇活說道：「來罷，我們

既到這裏，總須上去，不過大家小心就是了。」

兩人躲在葡萄園裏，彎著腰，在葡萄藤下低着行去，過了葡萄園，還須過一片空地到河岸，兩人飛跑過了這塊空地，到了岸邊，見蘆柴很長，便躲在裏面。麻利沙把耳朵伏在地上，細聽左近有無腳步聲響，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料想這裏是沒人的了。兩人把心放下，便動手釣魚。

前面便是馬浪島，把他們遮住，使對岸的人看不見他們的所在。島上一個飯店門也閉著，很像幾年沒人來過的樣子。

蘇活先釣得魚，麻利沙隨後也釣著了。兩個釣魚朋友接著釣上了許多魚，高興得了不得。他們帶了一副密網，把釣著的魚都裝在網裏。他兩人許久不到這裏了，如今重享此樂，好不快活。那太陽的光線，正照在兩人背脊上，兩人都出了神，只顧釣魚，別的什麼事都不管了。

忽然轟的一聲，地震山搖，原來敵軍又開砲了。麻利沙回頭一看，望見左邊岸上一陣白煙，從驕勒寧山上衝出來；一霎時，第二陣又響了；過了幾秒鐘，又是一砲。從此以後，那山上接連發砲，砲煙慢慢的飛入空中，浮在山頂上，像雲一般。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手了。」麻利沙氣忿忿的答道：「人殺人，殺到這樣，豈

不是瘋子嗎！蘇活道：『這些人，真是禽獸不如了！』麻利沙剛釣上一條小魚，一面取魚，一面說道：『一天有政府，一天終有這些事，想起來真可恨。』蘇活道：『要是民主政府，決不致向普國宣戰了。』普法之戰始於法帝拿破崙及西丹之敗帝國破壞巴黎市民宣告民主政府自爲城守麻利沙接著說道：『君主的政府，便有國外的戰爭；民主的政府，便有國內的戰爭，終免不掉的。』（譯者按此時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後五年，此語蓋指此也。）兩人越說越有味了，遂細細的議論起政府來了。談了一會，兩人都承認人生無論如何終不能自由。那時鞏勒寧山上的大砲不住的響，也不知掃蕩了多少法國的房屋；也不知打死了多少的生命；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夢想；不也知毀壞了人的多少快樂，幸福；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

蘇活歎口氣道：『人生不過如此！』

麻利沙答道：『不如說，死也不過如此！』

兩人話尙未了，忽聽得背後有脚步聲響，急忙回看，只見身後來了四個高大，有鬚子的兵，衣服都像巴黎的馬夫一般，頭上各戴平頂小帽。四個人把四桿鎗對住了這兩個漁人，兩人嚇了一跳，手裏一鬆，兩條魚竿都掉下水去了。不到幾秒鐘，兩個人都被捆起，裝上一隻小船，載過河，送到馬浪島上。

島上那間飯店，初看似久沒人到的，其實裏面藏著二十多個普魯士兵。有一個滿臉鬚子的大漢

子，坐在一張椅上，嘴裏啣一條長柄的煙袋，說著很好的法國話，對他倆兒道：『你兩位今天釣魚的運氣不壞麼？』那時一個兵便把他兩人所釣得的一網魚，放在那兵官的脚下。那兵官看了微笑道：『倒也不壞；但是我們且談別的事。你二人莫要害怕，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二人是兩個奸細，派來打聽我的行動消息的，如今被我捉到，不用說得該用鎗打死。你們假裝釣魚，想瞞哄我，好刁滑！如今撞到我手裏，莫想逃生！這是戰時常事，免不得的。』

那兵官說到這裏，忽然換了口鋒，說道：『但是你們既經過守兵的汛地，來到這裏，一定有一句暗號，方可回得城去。你們把那句暗號告訴了我罷，我便放你們回去。』

這兩個釣魚朋友面如土色，站在一塊，不做一聲。那兵官接著說道：『你們告訴了我，誰也不會知道，你們平平安安回家去，誰疑心你們洩漏了消息呢？你若不肯說時，我立刻鎗斃你，你們自己打算罷。』

兩個漁人也不動手，也不開口。

那兵官把手指著河水，說道：『你們想想看，五分鐘之內，我要把你們葬到河底下去了。五分鐘！我想你們總有些親人罷！』

那時鞮勒寧山上的大砲，正響得利害，兩個漁人站在那裏，總不開口。

那兵官回過頭來，用德國話發一個號令；他自己把椅子一拉，退後了幾步。當時走上了十二個兵，拿著鎗，離兩個囚犯二十步站住。

那兵官喝道：『我限你們一分鐘，決不寬限。』說了，他自己站起來，走到兩個漁人身旁，把麻利沙拉到一旁，低聲說道：『你告訴我那暗號罷，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你說了，我假裝怪你不肯說。』

麻利沙只不開口。

那兵官又把蘇活拉到一旁，同樣的勸他。

蘇活也不開口。

兩個人又送回原處，那兵官下一號令，那十二個兵舉起鎗來。

麻利沙的眼睛忽然看見地上那一網的魚，在日光裏面；那些魚個個都像銀做的。麻利沙心裏一軟，眼淚盛滿眶子，他勉強開口道：『蘇活哥再會了！』蘇活也答道：『麻利沙哥再會了！』

兩人握握手，渾身索索的抖個不住。那兵官喝道：『開鎗！』

十二鎗齊放。

蘇活立刻向前倒下死了，麻利沙身體稍高，斜倒下來，橫壓在他朋友的身上，面孔朝天，胸口的血

直流出來。

那普魯士兵官又下號令，教那些兵到外面搬些大石塊進來，網在兩個死朋友的身上；網好了，抬去河邊。

那時轆轤寫山上的大砲，還正在轟轟的響。

兩個兵抬着一個死屍，用力一丟，拋在水中。兩個死屍各打一個回旋，滾到河底去了。河水被死屍打起些白浪，不到多時也平靜了；但只見幾帶鮮血，翻到水面上來；更只見風送微波，時打河岸。

那普魯士兵官始終不動聲色，見事完了，笑著說道：『如今該輪到那些魚了。』說著走進屋去，看見那一大網的鮮魚，他提起網來，仔細看了一會，高聲叫道：『維亨。』一個穿白圍裙的兵應聲走上來，那兵官把那兩個死朋友的魚交給他，說道：『維亨，趁這些魚沒有死，趕快拿去，替我煎好，這碟魚，滋味定不壞的。』

說了，他還去吹他的煙袋。

歡樂的花園 南非須萊納爾夫人著

周作人譯

伊在花畦上行走，甘美濃郁的香氣，起於四面。

伊採了滿手的花。那時名分板着端莊白色的臉，走來向伊看。伊住了手不採花了，但伊向花中走去，微笑着，手裏滿捧着花。

那時名分板着他沈靜白色臉，又走向伊看。但伊轉過頭去不理他。可是伊終於見了他的面了，伊將所捧的最美的花，落在地上，默默的走了去。

那時他又來到伊的面前。伊歎了一聲，低着頭，向園門口走去。但當伊走出園門的時候，回顧花上太陽光，很悲痛的哭了。伊出去了，門便永遠關了。但在伊手中，仍捏着所採的花苞，在寂寞的沙漠上，香氣很甘美。但他仍跟着伊走。他又站在伊的面前，板着他的沈靜白色死人一般的臉，於是伊曉得他的來意了。伊放開手指，任憑所有的花——伊那樣喜歡的花，——落在地上。伊向前走去，再沒有花了，眼也乾了痛了。那時最後他又來了。伊將空手給他看，手內再沒有東西了。但他仍舊看着。隨後伊解開胸懷，取出了藏在那裏的一枝小花，放在沙上。現在伊再沒有可以給他的東西了。

伊便無聊賴的走去，灰色的沙，在伊的周圍，捲着飛舞。

鐵圈 俄國梭羅古勃著

周作人譯

一個女人，清早晨在一條市外的冷街上散步，一個四歲的孩子同伊一路走。伊很年青活潑，喜孜孜的微笑。伊常常極慈愛的看伊兒子；那孩子的紅面頰上，也彷彿映出幸福的光。他正在那裏拋一個圈，一個大而且新，明晃晃的黃圈子。他跟着圈亂闖，喜歡的了不得，大聲說笑，撒開他小肥腿，膝彎下全是露着，揮他拋圈的棒。他本不必將棒舉向頭上，有這樣高；但這有什麼要緊呢？

真好快活！他從前未曾有過一個圈；這圈又跑得怎麼活潑呵！

從前一切都未有過；在他看了，一切全是新的，——早晨的街道，快活的太陽，市內遠遠的霧塵。在孩子看了，一切都新，都快活潔淨。

二

一個穿破衣的老人，兩手又粗又硬，站在十字街口。他將身體貼着牆壁，讓女人和孩子過去。老人用沒有光澤的眼，望着孩子，很粗蠢的微笑。混亂遲鈍的思想，在他禿頭裏，掙扎出來。他對自己說，「一個小紳士！正是一個小東西。喜歡的快要炸了。看他怎樣開步走呵！」

他心裏不甚明白。這件事似乎有點奇怪：——這里是一個孩子，——一個小東西，只配拔住頭髮。拖來拖去的。遊戲是壞事。孩子又是專做壞事的人，大家都曉得的。

那里是一個母親——伊並不發話，也不吵鬧，也不罵他。伊很活潑愉快。很容易看出，他們是慣在混和安樂中過活的人。

但在老人自己一面他做孩子時，過的是狗的生活。便是到了現在，也並無什麼好的景況，雖然可以再挨打，也有食料喫飽了。他記起少年的時候——餓呵，凍呵，打呵。他未會有過一個圈玩耍，也沒有好人家孩子所耍的種種玩物。這樣子，他在窮愁苦難中間，過了一生。他記不出一件喜歡的事。

他張着沒牙齒的嘴，對孩子笑；心裏很羨慕他。他又回想道，「真無聊的游嬉！」但他心裏很是妬他羨他。

他去作工——去到工廠；在這廠裏他從小做起，一直到老了。他終日想那孩子。這是一個極深極固執的思想。他竟不能忘却那孩子。他心裏看見他跑著，笑著，頓腳，拋圈。怎麼的肥小腿，直露到膝彎！

在工廠裏機輪喧鬧的中間，他整日裏彷彿見那小孩擎著鐵圈。夜間又在睡夢裏看見他。

三

次日早上，老人的幻想，依舊跟著他走。

機器咕咕的響；工作很是單調，或是機械般的自動的事。他的兩手急急忙忙的，做習慣了的工作；

沒牙齒的嘴上，現出微笑，心裏懷着愉快的空想。空氣裏面，夾著許多塵埃，愈顯得濃厚；承塵底下，許多皮帶從無數輪子上轉來轉去，嗤嗤的響。畧遠的地方，被散出的蒸汽遮住，全不能見。祇見一兩個人，忽隱忽現，像鬼怪一般；人的聲音，因為機器的不斷的響聲，也一毫不能聽到。

老人的空想，也正是熱鬧——他這時候變了一個小孩；他的母親是一個上流婦人；他有他的圈和小棒。他正在那里游嬉，用小棒趕那圈。他穿了一件白衣服；他的小腿很肥，一直露到膝彎上。

幾日過去了。工作也逐漸進行，他的空想還是如此。

四

一日晚上，他從工廠回家，在路上見了一個木桶的圈。這是一個粗惡污穢的圈。老人見了，喜得遍身發抖，沒有光澤的眼裏，流出淚來。有一種突然發生的不可抗的欲望，將他制住。

他很小心的向四面一望，於是蹲下去，伸出發抖的手將他拾起，又慚愧似的微笑，拏了他回家。

沒有一個人留心他，也沒有人問他。這與人有什麼相干？一個穿破衣的老人，拏着一個破舊無用的圈，——有誰來留心呢？

他偷偷的拏着走，怕人看了見笑。爲什麼拾了來，又爲什麼拏着走，連他自己也說不出。單是這很

像那孩子的圈罷了。將他放在隨便什麼地方，也沒有什麼妨礙。

他能看這圈，也能用手撫摩這圈，還更能引起他的幻想。工廠裏的呼嘯喧擾聲音，便覺漸漸微弱，散出的蒸汽，也漸漸淡了……

這圈在老人的歪斜不正的房子裏的床下，放了幾日。他時時拏了出來，看他一回：這汗穢灰色的圈，很能安慰老人的心；他見了圈，便使他更加想念那幸福的孩子。

五

一日是清朗和暖的早晨，鳥在市內虛損的樹上，叫得比平時尤其高興。老人一早起身，拏了圈，走出市外。

他在林中，從老樹和荊棘堆裏，直向前走，一面咳嗽。這樹上都包滿了黑色乾枯的開裂的樹皮，老人看了，覺得很不測，又像是板着臉不說話。林中的氣味也很奇怪，昆蟲都很怪異，羊齒植物似乎非常高。這里並無塵埃喧鬧，祇有溫和細密的朝霧，散布在樹木後面。老人的脚，在枯葉上滑過；有時遇着爬在地上的老樹根，幾乎絆倒。

老人折下一支枯枝，將圈挂在枝上。

他走到一片空地，充滿着日光與寂靜。無數露珠，在新刈草地的綠葉上，閃閃有光。

忽然老人將圈溜下樹枝。他用枝打，使圈在草地上旋轉。老人大笑，顏色很是喜悅；他跟着圈跑，正同那孩子一樣。他踢脚，用棒打那圈子；又將棒在他頭上，高高舉起，也同孩子一樣。

他覺得自己還是幼小，被人所愛，又是幸福。他又覺得他的母親正看守着他，微笑着，緊跟着他走。彷彿初次出外的孩子，他覺得與鮮明的草和閒寂的青苔接觸，十分舒暢快樂。

他的灰色羊鬚，同他蒼白臉色恰相調和，抖個不住；他的咳嗽同笑混作一堆，奇怪的嘎聲，從他沒牙齒的口中發出。

六

此後老人，一天比一天，更愛他早上帶著圈在林中游嬉的時光了。

他 sometimes 想到，怕被人發見，被人見笑，——想到這裏，引起一種深切的慚愧心來。這慚愧很像恐怖；他便漸漸麻木，他的膝髁幾乎發軟。他慌忙向四面探望。

不，——四面沒有一個人看得見，也沒有一個人聽得到。

他儘意的游嬉够了，便回到市裏，很溫和愉快的微笑。

七

沒有一個人發見了他。也沒有非常的事出現。老人平平安安的游嬉了幾日。一日露水很多的早上，他便受了涼。他臥到在牀上；不久死了。雖然死在工廠病院裏，死在不知不識的不相關切的人的中間，他很平靜的微笑。

他的空想，使他心裏很得慰安。他也曾做過孩子，也曾笑著在陰暗的樹木中間，在綠草上跳躍，——他的親愛的母親，將眼緊跟著他。

不自然淘汰

一名種族的起源
瑞典斯忒林培克著

周作人譯

男爵讀過人生的奴隸 譯者按這是指諾威人 聽說貴族的孩子，倘不是喫下等社會的乳，就要滅亡，很是憎惡憤怒。他又讀過達爾文，極相信這學說的精義是說：貴族的小孩子，因為歷代淘汰的關係，是「人」類最完善的代表。但又看了遺傳說，他對於僱用乳母這件事，最為反對，因為一用乳母，那一種下等思想和欲望，豈不也要跟了下等社會的血，一齊混入貴族裏面麼？他所以決定他的夫人應該自己哺養孩子；倘若不能，便用牛乳瓶。他對於牛乳，有十足的權利；因為牛喫他的草。要是不給草，牛便要餓，而且甚或至於不能生存。

孩子生了，是一個男孩。他的父親在男爵夫人懷孕確定以前，很覺憂慮；因為他是窮人，他的妻子却極有錢。要不是結婚後生下一個合法的嗣子，他不能得他妻子的財產——依嗣續法○○章○○節——所以他現在的喜歡，大而且真。這孩子是一個透明的純種，黃蠟色的皮底下，隱出藍色靜脈，他的血可是太少了。他母親身段極好，同天使一樣，喫的是頂好的食物，着的是最厚的毛皮，都從異域各地運來。伊的臉上有一種貴族的蒼白色，表明伊是高貴出身的婦人。

伊自己哺養孩子。這樣做去，他們生長在這世界上，便毫不受農婦的恩惠。男爵從前所讀的，都是誑話罷了。孩子吃了乳，又只是叫喊，約略有兩個禮拜。但凡有孩子，都是要叫喊的。這也算不了什麼！然而這孩子漸漸瘦了；瘦得很可怕。於是請了一個醫生來。他同父親暗地裏說，如果男爵夫人自己哺養下去，這孩子一定要死，因為男爵夫人一則神經過敏，次則沒有什麼可以養育孩子。他將母乳行了定量分析，用「方程式」證明，倘若不改哺養的方法，這孩子只好挨餓。

這怎麼好呢？孩子是死不得的。牛乳呢？乳母呢？乳母這件事不必提了。現在只好姑且試用牛乳罷了。但這醫生的方子，卻只用乳母一味藥。

最好的荷蘭牛，曾在本縣領過金賞牌的牛，隔離起來；用上上的乾草去飼他。醫生將牛乳分析過，

一切都好。這方法簡易極了。從前未曾想到，真真奇極！這樣子，人都不必僱乳母了；乳母是個暴君，人不敢違拗他；又是個游惰的人，要人去養活他；更不必說，有傳染病了。

然而小孩還是瘦，又還是叫喊。他連日連夜的叫。這一定是生了膽汁病了。於是又養了一隻母牛，

重新分析過了，牛乳中間又和了查理巴特 Karlshad 是地名的泉水，真正的斯忒魯兌勒。 strudel 字書說是一種餅

餌又有旋渦發泡及噴出的幾個。然而孩子還是叫個不住。意義所以疑他又是一種汽水。

醫生說，「除了僱乳母，沒有別的法子了。」

男爵說，「呵！除了這一件，別的都可以。人不願強奪別家的孩子，因為這事違反自然；而且遺傳又怎麼樣呢？」

男爵正講自然不自然的時候，醫生告訴他說，倘使自然得勢，貴族就要滅亡，財產全歸公家；這正是自然的智慧。人類文明，不過是一種愚蠢的爭鬪，同自然反抗，人類畢竟要被克服。男爵的種族，是必定滅亡的了；他的妻子不能養育他的種子。這便是證據；只有或買或偷了別人的乳喫，纔能夠活着。所以這種族的生存，全靠強奪；下至最小的事情，也是如此。

甲 「買乳能說是強奪麼？這是買呢！」

乙「是的；因爲買的钱是工作得來的。誰的工作？平民的工作！貴族是不能工作的。」

甲「醫生是個社會黨。」

乙「不然，是個達爾文派。但叫他社會黨，也不介意。這於他毫無關係。」

甲「然而購買究竟不是強奪。這句話太重了。」

乙「用錢購買，便不是他自己掙來的。」

甲「這是說用兩手工作掙來的麼？」

乙「對了。」

甲「照這樣說，那醫生也是強盜了。」

乙「正是，但他終不肯埋沒真理。男爵不記得那悔悟的賊，說出這樣真話的故事麼？」

這談論中途打斷；男爵請了一位有名的大學教授來了。大學教授一到，便立刻叫他是殺人犯，因爲他沒有早僱乳母。

男爵此時須得勸服他的夫人，將他從前的議論完全取消，特別注重申說一件事情，就是——依嗣續法的規定——對於他孩子的愛。

但是乳母從那裏來呢？市內是不必去尋了，因為市內的人全是腐敗的。只可尋一個鄉下女子罷了。然而男爵夫人很反對，以為有了小孩的女子，一定是不道德的人；伊的兒子，將來也怕染了習氣。

醫生回答說，所有乳母，大抵是未嫁的女子；倘若小男爵傳染了愛異性的習氣，長成起來，可以成一個好人物。這類傾向很應該獎勵。至於農婦，未必肯就乳母的位置；因為有田地的農夫，總願意和妻子一處生活，不肯分離的。

甲 「假如他們將一個女子和一個農家長工結了婚，怎麼樣呢？」

乙 「這麼辦，須有九個月遲延。」

甲 「又如他們替那有了小孩的女子，尋一個丈夫，怎樣呢？」

乙 「這却是條好計。」

男爵認識一個女人，三月以前，生過一個孩子。男爵認識伊，只是有點太熟了；他訂婚過了三年，這其間因「醫生的命令」便瞞過約婚的新婦，有了不義的事。如今他便到這女人那裏，對伊說，伊如果肯嫁給農家長工安兌爾（Anders），隨後到府裏做了小男爵的乳母，可以得一所莊園。這樣辦法，伊不但免了恥辱，還可得到利益，自然便應允了。於是約定禮拜這一日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結婚通

告，接聯宣佈；隨後安兌爾斯便回到村裏，兩個月沒有出來。

男爵看那女人的孩子，很覺羨慕。他是個大而且強壯的孩子。他並不美麗，但看他相貌，很可保得幾代的繁盛。這孩子生下來，是打算來活的；可是他命運決定，不能達他的目的。

安那 (Anna) 眼見伊的小孩拏到育嬰堂去的時候，哭了一場，後來得了府裏的好食物，——

伊的食物是從食堂裏分出來給伊的，又有黑麥酒，蒲陶酒，可以儘量的喝，——也就安慰了。伊又可以坐大車出門，有一個僕役和車夫排着坐在前面。伊又讀一千一夜。 *A ib Laylah Wa Laylah* ——

是十三世紀時編成的亞刺伯傳說集俗稱天方夜譚 伊一生從來沒有經過這樣的好日子。

安兌爾斯去了兩日，又回來了。他在家裏一事不做，只是喫喝睡覺。他收了莊園，却又要他的安那。伊不能時時回家看伊的丈夫麼？這却不能，男爵夫人決不答應。決不能有這種胡塗事！

安那瘦了，小男爵又只是叫喊。醫生又請了來。他說，「讓伊回去看伊的丈夫。」

男爵說，「假使於孩子有害怎樣呢？」

醫生說，「不會。」

但是安兌爾斯又須得先經「分析」，譯者按這分析二字承上文「分析」乳 安兌爾斯不肯。後來受

了男爵送的幾隻胡羊，也就「分析」過了。

小男爵也不叫喊了。

此時育嬰堂裏來了通知，說安那的孩子，因為白喉死了。

安那整日焦急，小男爵比以前叫得更響。安那就解僱，送地回到安兌爾斯家裏，府中別僱了新乳母了。

安兌爾斯得他妻子回來，同在一處，很是喜歡；只是安那却染了奢華的習慣。譬如加非茶，伊不能喝巴西的，須得爪哇的纔好。伊的身體不能許伊一禮拜裏喫六回魚，又不能_{北歐濱海多}在田間作工；_{魚所以魚是}賤品不能多喫，所以莊裏的食物漸漸缺乏了。

十二個月之後，安兌爾斯本該將莊園交出，但男爵對他很有感情，許他仍舊住在裏面，算作佃戶。安那仍然日日進府做事，時常看見小男爵，他可是已經不認識了。這也是極好的事。然而他從前終竟是在伊懷裏睡過的，安那又犧牲了親生的孩子，救了他性命。安那却善於生育，生了許多兒子。長大起來，都成了工人和鐵路小工，其中一人是個罪犯。

老男爵眼巴巴的只望着有一日，他的兒子也娶了妻子，生下兒女。可是他不甚強壯。假使將那死

在育嬰堂裏的小男爵當了嗣子，這希望還可較為確實。男爵第二次讀人生的奴隸時，他也只得承認上等社會全仗下等社會的慈悲，纔能存活；他再讀達爾文時，他也不能否認現在的自然淘汰是全不自然。但事實終是事實，縱使醫生和社會黨竭力反對，也畢竟不能更改。

斯忒林培克 (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 爲瑞典近代最大文人。又多所學問，凡天文、礦物、植物、化學、經濟、歷史、倫理、哲學、美學，皆有著作。文章一類，則有戲曲五十六種，小說三十種。其精力殊非常人所及。嘗爲斯託霍倫 (Stockholm) 圖書館員，有中國文書未編目，乃習華文訂定之。又研究十八世紀瑞典與中國之交際，作文發表，得俄國地學會賞。其博學多能，除瞿提 (Goethe) 外，世間文人，莫能及也。

斯忒林培克於一八七九年作赤屋 (Roda Runnet) 仿迪庚斯 (Dickens) 體，寫社會惡濁情狀，而更精善，遂有名。及短篇集結婚 (Giftas) 出，世論譁然。其書言結婚生活，述理想與現實之衝突，反對者乃假宗教問題羅織成獄，然卒無罪。又作自叙體小說九部，婢之子 (Tjenstepinnans son) 癡人之懺悔 (Die Beichte eines Thoren) 原書爲本國所禁，故以德語刊行；地獄 (Inferno) 等最有名。

斯忒林培克著作中戲曲尤爲世間所知，與諾威之伊李然 (H. Ibsen) 並稱，如麗姬 (Froken Julie) 父 (Fadren) 伴侶 (Kamraterna) 皆是。其藝術以求誠爲歸，故所有自白，皆抒寫本心，毫不粉飾，甚似託爾斯泰。對於世間，揭發隱伏，亦無諱忌。又緣本身經歷，於愛戀深感幻滅之悲哀，故非讓子亦最力，遂得 misogynistes (厭惡女性者) 之稱；然其本原，固仍出於求誠也。由麗姬自序有云：「人皆責吾劇爲太悲，意似謂世間有歡愉之悲劇也者。世人喜言人生之悅樂；劇場所需，亦唯談諧俗曲。一若人生悅樂，即在愚蠢中間；劇中人物，皆患舞蹈病，(Chorea) 或悉白癡也。吾則以爲人生悅樂，乃在人生酷烈戰鬥之中；吾能於此中尋求而有所得，斯即吾之悅樂也。」此一節足爲斯忒林培克藝術之正解，即其行事思想，亦可因是解悟無餘蘊矣。

以上是譯者從前所編歐洲文學史的一段；因爲可供讀者參考，所以鈔在這裡。所譯的是結婚中的一篇。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記。

黃昏 波蘭什郎斯奇著

周作人

太陽溜到光輝的銅色的薄霧中去了；這霧便染成了奇異的斑紋，彷彿透明的塵土一般，籠罩着遠方的地面。太陽落下，到那開拓地邊界被留下的幾株濃密的赤松，與放在山邊腐爛着的黑色樹株

的後面去了。他的光線仍舊照着艸舍的角，將他鍍金，又染作紅色了。這光線又穿過灰色雲的層疊，閃閃的射在水上。

前日的一陣風雨，將池塘般的平野與新開壁的山地，都浸在水裏了。在已經收穫的稻田的泥溝與秋耕的新田裏，積水變成赤色；虹光的水面，看去彷彿是鎔化的玻璃；迷魂眩目的紫色的影，落在灰色的坍塌的土塊上，沙山都轉為黃色；生在兩岸的野草與田塍邊的灌木，也都借到一種異常的暫時的色彩。

在一個深谷裏，被疏朗朗不多樹木的小山圍住；一條小溪，東西南三面流著；又汎濫過去，造成許多灣與沙灘池塘與河。溪邊生著纏絡的水草，細長的蘆葦，香蒲，柳樹的叢林。靜止的赤色的水，在水的荷葉與粗的水草底下，映出許多淺綠的不整齊的小塊。

一羣野鴨，伸長頸子，在上面飛過；他的肅肅的翼聲，打破了當時的沉寂。此外一切都是寂靜。便是那玻璃般綠的蜻蜓，從前不住的在蘆葦周圍，撐開薄紗的翅子飛翔的，此刻也不見了。只有不倦的水蠅，還留在池塘水面上，伸着高躡一般的脚。……那里却有兩個人，正在工作。

這沼地是屬於莊院裏的。從前那個少年地主，帶了他的狗，在這中間徘徊，獵取野鴨與翠鳥，——

——這些鳥類在他未將樹木砍去之前，本來很多的。他將他的一半田地荒廢了以後，不久花盡了他的產業，不能存活了，只好走到首都華騷去。現今擺了一個攤，賣蘇打水度日。精明的新地主來了。他出去檢查田地，手裏捏著一枝行杖，時常立在沼池中間，摩擦他的鼻子。他伸手在池塘裏摸索，掘了孔，用尺量了，向空中鯁氣，——到後來他發明了一件奇事。他命令管家僱了工人來掘爛泥，用獨輪車運到田裏，一直開掘下去，等到這窪很大了，可以造一個池。他預定要築一座堰，又揀略低的地方造第二個池，這樣下去總要造十三個；於是掘濠溝，將水放了，築起許多水門，便在池裏養起魚來。

跋來克葛巴拉 (Walek Gibala) 是一個短工，自己沒有一點田地，只在鄰村勞動，賺點工錢度日，他便被僱了，搬運泥土。他先前是舊地主的馬夫，但新主人來了，他也留不住了。第一層，新地主與新管家將工錢及食料減少了；第二層，他們又查到被竊的一切東西了。在舊地主的時代，每個馬夫只用半斗雀麥喂馬，餘下的都在晚間擊到柏林酒店去換烟草或一滴的燒酒。但新管家到來的時候，這件生意就完了；他又很正當的將這罪統歸到跋來克身上，打了他幾個巴掌，將他趕出了。

自此以後，跋來克和他的妻子只靠^在村裏每日掙錢過活，因為他不能尋得地方；而且他也難望尋到，那個管家已經將他的信用完全取消了。在收穫的時候，他們還可以在各處從農家賺到幾文錢；

但冬天與春初他們餓的十分利害，不可言狀。男的是長身粗骨，鐵一般肌肉，瘦到同木板一樣，淡灰臉色，圓曲的肩背，餓得完全衰弱了。女的正同平常女人一般，靠了伊的鄰人，能够自己支持。伊賣香菌，蛇莓給莊院裏，或賣給猶太人，總之伊可以賺到一塊白麵包喫了。但沒有飽飯喫，伊在打稻這件工作上，終不是男人的對手。當管家發出命令，叫人掘地的時候，他們兩人的眼睛都發光了。管家親自答應，掘兩立方碼，約合中國五十二立方，可以得三十個戈貝。約合銀一角五分

跋來克使他的妻每日從早到晚的掘地。伊掘了，裝滿獨輪車，他便推著，過了沼上所架的跳板，運到田裏。他們有兩輛大而且深的獨輪車。在跋來克還未將空的推回之先，第二車已經滿了；於是他將帶套在肩上，推了車上山坡去，鐵輪吱吱的很利害的叫。獨輪車在跳板上斜着行走的時候，那流質的黑而且臭的粘泥，夾雜著池塘裏的水草，漫溢出來，流到他裸露的膝頭；這爛泥蓋滿了他頸項與肩背，將他的小衫染出許多黑色惡臭的花條。

他的兩臂在肘關節上都作痛了，兩腳因為長久踏在爛泥裏，也疼痛而且木強了，但——做了一天苦工，他們掘了四立方碼；他知道他有了六十個戈貝在他的腰包裏了。

他們很有希望，因為挨到秋末，他們賺到三十盧布了。他們付過租錢，買一桶鹹菜，五斗馬鈴薯，一

件衣服，幾雙鞋，幾條圍巾與女人的土布衣服，做小衫的布，這樣他們可以支持到春天，到那時他們能够往別人家裏去打稻織布，再賺錢了。

管家忽然想到兩立方碼給三十戈貝，價太貴了。他知道決沒有人願意從早到晚在泥塘裏走，倘不是真因為快要受餓了；若是這樣的人，便無論怎樣，也情願做，不再遲疑了。他便說，「二十個戈貝已經够了。倘不肯——那麼，去罷。」

在這時候，沒有什麼錢可賺，莊院裏已經有了許多人手，儘够打稻和管機器了；——要隨意挑選，在此刻是不行的了。這命令發表之後，跋來克走到酒店去，喝了一個爛醉。第二天他將他的妻打了一頓，拖伊出去，替他作工。

自此以後，他們每日從清早起手，一直到夜，不住的工作，掘成了六立方碼。

現在卻是昏夜，真從遠方漸漸近來了。遠的淺藍色的樹林，漸變暗黑，融化到灰色的陰暗裏去了。水上的光也消滅了。朝北立著的紅松的巨影，沿著新開拓地，落在山頂上。只有樹幹與石塊，處處還現出紅色；小的散逸的光線反射在上面，又落在半黑暗裏的荒涼景物的中間，這光屈折了，略略顫動，使接續的消失了。樹同灌木都失了他們的凸面與光澤，他們自然的色彩與灰色的空間相混，看去只像

是平面的完全黑色的東西，帶着奇異的輪廓。

濃霧已在低地聚集，使作工的人全身冷透了。黑暗也如不可見的波浪一般，匍匐而來，沿著山脚，將割過的稻田，水流，山洞與岩石的一切荒涼的顏色，都收到他的裏面去了。

當霧的波浪會合的時候，別有一路霧氣——白而且透明，幾乎不能看見——從泥塘裏一縷縷起來，環繞著灌木，滾成圓球，抖抖的在水面上旋轉。濕冷的風趕這霧往山谷底下去，一直等到完全攤平了，像畫布上的一個面貌。

「霧露來了，」跋爾珂跋（Walkowa 即 Walek 的女性詞）喃喃的說。這正是黃昏時候，一切物象都顯然的漸漸化為塵土與虛無，灰色的空虛布滿了地面，注視著人，迫壓人心，引起無端的悲戚。跋爾珂跋突然感到恐怖。伊的毛髮直豎起來，全身打一個寒噤，這霧像一個活物向伊偷偷走來；他從後面來到，又退去了，伏着等候，又更加凶猛的追上前來。伊的兩手，因為濕冷，已經粘而且滑；冷氣滲透皮膚，澈了骨裏，伊的咽喉與胸口都作癢了。這時候伊忽然記起伊的孩子——從中午以後，伊還沒有見他。那時他正睡着——鎖在一間十分冷靜的房裏——睡在菩提樹的搖籃裏，用赤楊的細條挂在梁上。他現在怕正在叫喊——噎了——哭著呢？母親聽到那叫聲，悲痛可憐，宛然是荒野中孤鳥的叫。這

聲音長在伊耳邊響，特別戟刺伊的神經，撕碎了伊的心了。伊整天沒有想到他，因為伊的苦工將伊的思想打散了。實在將伊的思想力都完全滅絕了；但現在因為那黃昏時候所引起的想象，伊又將思想集中，把伊的全心連繫在那人類的一個小小的分子的身上了。

跋來克將獨輪車推到的時候，伊便小心的問道，「跋來克，我可以回草舍去，把那馬鈴薯刨完麼？」
跋來克不答應，彷彿沒有聽到模樣。他擎起獨輪車，逕自去了。他回來的時候，女人又求告說，「跋來克，我可以去麼？」

他輕忽的答道，「什麼？」

伊知道他的發怒是怎樣的：——知道他能够抓着人的脅下，撮起整把的皮膚，又將他搖了兩三次，便像石塊一般的摔在蘆葦的中間；伊知道他能扯去伊頭上的手巾，將頭髮纏在手上，惡狠狠的拖伊在路上走；或者一時發怔，他會趕快的從泥塘裏拔起鐵鏟，當頭劈來，也不管劈着沒有。

然而忍不住的憂慮，興奮起來，幾乎到了苦痛的程度，也就超過了對於刑罰的恐懼了。伊幾次想到逃走，這只要逃下山谷，跳過小河，以後一直穿過稻田樹林走去便好了。伊屈著身子，裝滿土車時，伊的心早已在逃了。像貂鼠一樣奔跳，赤著腳在滿生著荊棘與木莓的田裏走，也幾乎不覺得痛。那尖利

的土塊，不但刺了伊的脚，又刺到伊的心了。伊將跑到草舍前面，用木的鑰匙開了栓，屋裏的熱氣與密閉的空氣，撲着伊的臉；伊就去抱住那搖籃……跋來克回到草舍的時候，他會殺伊，將伊打死——但這又算什麼呢？後來總是……

但跋來克從霧裏出現的時候，伊又從新怕起他的拳頭來了。伊又很謙卑的求懇他，雖然明知他決不放伊去的。伊說「或者孩子已經死在那里了！」

他並不回答，只從肩上摔下了獨輪車的帶，走近他的妻的面前，將頭略略一動，指點那木椿給伊看：他們今天應該掘到什麼地方。他於是拏起鐵鏟，趕快將爛泥裝進車去。他毫無思慮的很快的作工，儘他呼吸的限量，盡力的快掘。他裝滿一車，便推着飛跑；臨走時對伊說，「你也推你的，你這懶畜生……」

伊受了他這對於孩子的讓步，這惡狠狠的好意，這冷酷的言動，彷彿是一種愛撫。因為倘若他們兩人同去搬運，這工作或者可以趕早完功了。伊急忙模仿他的舉動，像是一個猴子，鏟起爛泥有先前四倍的快。伊此刻作工，已經不是靠着伊的筋肉力，只靠着神經力了。伊的胸口格格的響了，眼前現出種種眩目的彩色，伊覺得將要昏暈了；大的熱淚，——沒人理會的苦痛的淚，從伊眼裏流出，落在冰冷

惡臭的穢土上。伊每回將鏟掘下地去，便仰起頭來，看那木樁還有多少遠。車已裝滿，伊立刻套上索子，跟着男人全力的飛跑。

霧氣升得很高了。他漫過蘆葦，罩在赤楊的頂上，造成一座不動的牆。樹木在霧裏朦朧現出，看去只是許多無定的色彩的塊與非常鉅大却不整的形，排齊列在深谷裏，宛然是奇異可怕的怪物似的。他們的頭向前俯着，他們的手一樣的动作，他們的身子彎著，幾乎到地面……

獨輪車的輪，軋軋的叫喊。霧的波浪，像注在水裏的牛乳一般，在漸漸暗黑的山中，動盪不歇。長庚星低低的出在天上，抖抖的將他的微光射到黑暗上面。

什朗斯奇 (Siefan Zeromski) 是波蘭現代的小說家，他的事情我不很知道。溫斯奇 (T. Hojewski) 著的波蘭文學史略第五章將他歸在印象的主觀主義派下。什朗斯奇是個偉大的才人，他能吸收傳奇的英雄主義與實驗派的信仰併在一處。他的著作裏，寄託著他一代的一切苦痛的聲音。在他的銳敏的感情上看來，惡是世界的實體，魔是勝利者，義務的本能是英雄主義。看黃昏裏的跋來克夫婦的英雄的行爲，約略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一班了。

誘惑這一篇的意思同法國摩波商 (Maupassant) 的月夜見域外小說集卷二大略相似。但摩波商是唯

物論者他所承認的愛的力，自然也只是物質的一面。誘惑的作者是理想主義的文學家，所以他的愛的讚美是真誠的，也是健全的。這是根本上的不同了。

這兩篇小說是從英國培納克 (Elise Penock) 的波蘭小說集卷一譯出的。黃昏第十三節的末句，原作「掘成了四立方碼」，但我看上下的語氣，似乎有點不妥，所以逕把他改寫作「六立方碼」了。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記。

難道這是應該的麼

託爾斯泰原著

瞿秋白
耿濟之

在田野中間開着一所規模巨大的鑄鐵工廠，四面直着高牆，好幾個大煙筒鎮天不住的冒煙，打鐵的聲音響得遠遠的都能聽見，還有幾件極大的鑄鐵爐，旁邊設着運物的小鐵道，圍着還有一帶廠裏管理人和工人所住的許多房屋。在這工廠裏頭和在那礦山裏頭做工的人好像螞蟻似的多；有些人爬到離地面有百尺多深的礦山裏去做工。這山裏又暗又窄，又有臭味又潮溼，並且常常要把人悶死。他們都須天天從朝晨到晚上，或者從晚上到早晨，拼命的掘鐵。還有一些人彎着身子在黑暗裏頭把鐵或黃土運到鐵炕裏去；從新拉着空車回來，又裝滿了，又運到那裏去。他們差不多每天要做到十二點鐘或十四點鐘的光景。

在鑛山裏頭是這樣做工的，在那鑄鐵廠裏有些人在炙熱不堪的火爐旁邊做工；有些人在燒剩的鐵和鐵渣流下來的地方做工；還有些機器匠火夫打鐵匠瓦匠木匠等等在工廠裏的人也一樣要十二點鐘或十四點鐘的工。

到了禮拜那天，許多工人得了工錢，出去洗澡休息。有時不去洗澡，却跑到酒館飯店裏去吃喝，喝得大醉才罷休。可是到了明天禮拜一，一清早就要做那種工作了。

在工廠的附近有許多鄉下人用着老疲瘦弱的馬，來耕別人家的田地。他們天沒亮起來了，駕着馬從家裏出來，懷裏揣着幾塊乾麵包，就到別人家田地裏去耕種去了。

還有些鄉下人離工廠不遠，坐在石頭道上，用簾子擋着自己的身上在那裏打石子，他們的腿都壞了；手也出胼胝起來；滿身都是污泥；不但臉面頭髮鬚鬚，連肺裏頭也裝滿了不少的石灰屑。

那些人從石堆裏取下一塊沒會打碎的大石，把他放在地上，用那極重的錘子盡力去打碎那塊石頭。等到那石頭打碎了，再拿打碎了的石頭來打；必須打成碎的石片纔算完。打完了這個，又拿一塊整石頭又開始。……這些人每天從清晨起做工一直做到晚上，一共要做十五點鐘十六點鐘的工，不過在飯後休息二點鐘。一天吃兩頓飯，早飯和晚飯都用乾麵包和清水來果腹。

那些在礦山裏在工廠裏的人，和農夫石工從小到老都是這樣的生活；他們妻子和母親因為艱苦的工作得了種種的疾病，也是怎樣的生活；還有他們的老父和小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做那勞力過度，侵害健康的工作，從早到晚，從小到老，也是這樣的生活。

可是在工廠的附近石工和農人的身旁，還有那許多萍蹤無定，以求乞為生活的男女中間，有一輛美麗的馬車，駕着四匹紅栗毛的駿馬，——內中最壞的一匹馬，都比農夫所有的家產貴的多，——在那裏馳騁着。馬車裏坐着二位貴夫人，張着美麗的傘，帽兒上的白羽毛，——他的價值比鄉下人耕田的馬都要貴上好幾倍，——迎風飄起來，十分的好看。在車前坐着一個金鈕輝煌的軍官，穿着很講究的衣服；一個馬夫穿着一套藍色的制服，喝醉了一點酒，駕着車橫撞直衝幾乎把路上的小孩都踏倒。有一個人從工廠裏做工回來，駕着一輛車，剛巧遇着這輛馬車撞過來，幾乎就把那人推入小河裏頭。

馬夫竟大怒起來，揚着鞭子對那鄉人說道：『難道你不看見麼？』那鄉人聽那話，趕緊一隻手拉着韁繩，一隻手戰戰兢兢的除掉帽子。

馬車後面有二男一女，駕著自行車飛也似的跟着，嘴裏不住的說說笑笑，好幾個乞丐在後面跟

着跑，他們却掉頭不理。

又有男女兩人騎着馬在石道上馳走，那馬和鞍子的價錢都不用提了。就是一頂帶面衣的黑帽子，也可以值到石工兩個月的工作；那英國式的馬鞭，都值到礦山裏苦工一禮拜的工資。馬後跟着一只又肥又大的外國狗，戴着很貴的頸圈，伸長舌頭跑着，一步也不離開他的主人。

離這馬車不遠緊跟着一輛車。車上戴着一個穿白圍裙，笑容滿面很體面的姑娘；還有一個生着鬍子的肥胖男子，嘴裏頭銜着一根紙煙，在那裏同那姑娘不知說些什麼話。

這就是那些坐在車裏，騎在馬上，和自行車上的人的僕人。其實這件事情也不算什麼特別。他們整夏天是這樣生活，差不多每天都要出去逛，有時候還帶茶酒美味等類，爲的是換着地方吃喝，總覺新鮮一些。

這幾位先生是三家，全住在鄉下別墅裏。一個是鄉下的紳士，手下二千多畝田地；一個是做官的，每月得着三千盧布的薪水；還有一個是富家，是大廠主的子弟。

那些人看見圍着他們乞食和苦工的樣子，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一點也不動心。他們以爲這是應當有的事情。

騎馬上的那個婦人看着那隻狗，忽然說道：『不能，我一點也看不見這個。』他就讓馬車停住，大家聚在一塊說了幾句法國話，笑了笑，把他狗放馬車裏，從新又往下走，那石灰層好比雲霧似的飛起來，噴在石工和走路人的身上。

一會兒馬車，馬，自行車都一瞥而逝，好像成了別一世界的東西；然而那工廠裏的工人和石工農夫，還在那裏替別人家艱苦無味的工作，直到他們的死去。

他們目送那些貴人過去，自己却想道：『人類是爲這樣纔活着的麼？』他們心裏更覺得一陣陣的難受。

難道這是應該的麼？

時光老人愛羅先珂著

一

的確有一個大而熱鬧的北京，然而我的北京又小又幽靜的。的確有一個住着闊氣的體面的人們的北京，然而住在我的北京的人們，却全是質樸幽靜而且誠實的。住在這樣幽靜的地方，混在這樣幽靜的人們裏，我的心也本該平靜一點的了。然而不然，無論如何，無論如何，總不靜，而且也不像會平

魯迅

靜。到夜間，我尤其覺得寂寞，因為夜間是始終總是一個人的。一上牀，我雖然竭力的想要做些什麼夢，趕快的睡去，但是我的北京雖然睡着，却並非（使人）能睡的地方。

我的北京並不是做些美的夢的所在；便是先前什麼時候做過的夢，也要給忘掉的了。一想起先前和那墨斯科的東京的朋友們，一同到劇場，音樂會，社會主義者的集會這些地方去，夜裏嚷嚷的鬧過的事來，我就悲涼的歎息。一想起那時和三四個朋友在一處，擁抱着朋友，為朋友所擁抱，立定從那富翁和野心家，以及一切罪人（的手裏）救出社會，全人類的方針；並且做過夢，是從我們的手裏成了自由的樂園的世界。想到這些事，我就寂寞的歎息了。太寂寞了的我，有時便將時辰鐘放在身旁，想從那「滴答滴答」的音響中，聽到遼遠的朋友們的相思的聲息。我是詩人，以為這該是能夠的。

然而一直到現在，在時辰鐘的「滴答滴答」的音響中，却並沒有聽到相思的朋友的聲息。只聽得始終訓斥我的那時光老人的嚴厲的聲音罷了。但在老人自己高興時，也就說我可憐，講給聽各樣的話，雖然也並非什麼愉快的話……

有一回，我非常之寂寞了。就如諸君所知道：我所相信，是以為人類大抵是向着自由，平等，同胞主義，和正義而前進的；我所希望，是想這不幸的世界，逃出了虐待弱者和窮人的利己主義者的迫壓，變

成愛人類，要求人類的幸福的主義者的天下的；而且無晝無夜，就是等候着，祈願着這一回事。但看見青年的人們學着老年，許多回重複了自己的父親和祖父的錯處和罪惡，還說道我們也是人，昂然的闊步着，我對於人類的正在進步的事，就疑心起來了。不但這一件，還有一看見無論在個人的生活上，在家庭間，在社會上，在政治上，重複着老年的錯處，和罪惡的青年，我就很憂慮，怕這幸福的人類接連的爲難了幾千年，到底不能不退化的了。想到這事的時候，在我是最爲寂寞的。

有一回，正當適時候了。一面想，這一回，青年的人們是一定要改正了父親和祖父的錯處，贖清了老年人對於人類的一切罪惡，絕無阻礙的，自由的進向幸福的時代的了。這樣的安慰着自己，一面就上牀，因爲記掛着人類的事是苦痛的，便拿了時辰鐘，以爲這一次，在這「滴答滴答」的音響裏，總該可以聽到從富翁和野心家，和一切罪人的壓迫中救了出來的朋友們的聲音的了。於是將時辰鐘放在自己的身旁，殊不料不到二三分，替代了朋友的聲音，却是嚴厲的時光老人的絮絮叨叨訓斥我的聲音，又漸漸的聽到了。時光老人開始了。下回的那些話……

二

人是蠢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並不是現在纔成蠢才的，什麼時候都如此……便是過

去……便是現在……便是將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人是不會聰明的了。沒有可能的理。滴答滴答……

蠢才生蠢才，這蠢才又生下比自己更蠢的蠢才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這就是人類的發達。羨慕罷！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想說是可憐罷？有什麼可憐！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因為並非從別個教做蠢才。是自己教自己做蠢才的，有什麼可憐呢？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也是蠢才，連你的父親……和祖父……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想說，即使父親和祖父是怎麼樣的蠢才，也非尊敬不可的罷？請便請便。滴答滴答……滴答滴

答……

跪在蠢才的祖宗面前，隨意的拜他們去橫豎是不能更蠢上去的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的孩子們也一定以蠢才生，做許多蠢才的事，而以蠢才死的。一面拜着蠢才的你，和你的祖宗。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蠢才生蠢才，蠢才拜蠢才，人類開出來的是怎麼樣奇怪的花呵！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想要說，靠了現在之所謂新教育，人類便會好起來的罷？什麼是新教育？就是講英國話麼？以爲年青人學好了打彈子，野球，足球，人類就得救麼？蠢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我含了淚，默默的聽着老人的說話。

暫時之後，老人又開始了說話了。

三

在這世界上有一所又大又古的寺院，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大，也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古。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這裏面便站着許多做成各式形狀，塗着各樣顏色的，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古的神道們。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年老的人們，是拜着這古老的諸神，在他們面前奉行各樣的儀式，年青的人們是不論晝不論夜，拚了自己的性命，守着這古老的諸神，管着這古老的寺院，幫助着對於諸神的儀式。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貴重的供養品之中，最多的是人的淚，人的汗，人的血。然而諸神最愛的供養，却是在年青人的腦和心裏面的東西。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住在寺院裏，守護着諸神的人們的最大的職務，是在於將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絲毫不放進寺裏去。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有一個很古的傳說，說是新的空氣和太陽的光一入寺，就在這瞬間，住在寺裏的人們便即一個不留的死掉了；這便是古的諸神的罰。所以這寺院裏，什麼時候總黑暗；那空氣，只是一天一天的壞下去罷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古的諸神映着微弱的蠟燭光，籠着線香的煙篆，見得像是偉大而且神祕的活着的巨靈。一面唸着神祕而含深意的聖經，一面行着將人們的腦和心獻給古的諸神的儀式，是無可言喻的莊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沈重的空氣裏，因為神祕的音樂，誰也聽不出獻給諸神的人們的惜命的聲音，和詛咒諸神的句子來；因為照着微弱的燭光，籠着綫香的烟篆，誰也看不見變了血的淚，怕死而青白了的臉，為苦腦而發的週身的可怕的痙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誰也相信，供養了古的諸神的人們是最幸福，這是無論什麼時候總如此。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雖然無論什麼時候總如此，但是有一春，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春天。這一春的太陽，比無論那一春的太陽更明亮；那空氣，比無論那一春的空氣更純淨，更暖和；這一春的花，比無論那一春的花更芬芳；鳥的歌，也比無論那一春的鳥的歌更可愛。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躲在寺院裏，管着古的精神的年青人們的心，在這一春，便比無論那一春更寂寞，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想着太陽的光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這春天，獻給古的諸神的，人們的惜命的聲音，以及詛咒諸神的句子，也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強大，分明的聽到了。那些人們的變了血的淚，怕死而青白了的臉，爲苦惱而發的週身的可怕痙攣，在這春天，也給誰都看見了。而且在這春天，管寺的年青的人們這纔起了疑，以爲在燭光中見得像是活着的巨靈的諸神，也許不過是石頭所做的怪物。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他們試去略略的開了一扇窗。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春的天空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青，走在這天空中的明亮的小小的雲，也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美。見這些的年青人們的心，便慕起真理來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從略開的窗間射進來的太陽照着古的諸神，也分明的知道了不過是石頭所做的怪物。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年青的人們，忘却了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一進寺院裏，住在寺裏的人們便要瞬息死完的這一種很古的傳說，一回就大開了寺院的窗和門。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從大開的窗和門，湧進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來，古的諸神立刻都跌倒，全從高座上落在年青的人們的頭上，年青的人們全都被壓壞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很古的時候傳下來的傳說，並不是誑話。開了寺院的窗和門戶的人們，是一個不留的死掉了。然而臨死的時候，他們却也沒有了一個吝惜性命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而且臨死的時候，他們還對着聚在他們身旁的，從古的諸神解放出來的年青的人們說，說是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作為最後的遺言。但是為自由的歡喜所醉的年青的人們，看見倒在地上的古的諸神，却立刻將他們忘却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醉在自由的歡喜裏，或者去喝酒，下碁，或者神魂顛倒的，去耍野球，鬪足球；或者又做些戀愛的歌，而且去歌唱。無憂無愁的玩耍着，暫時之間，那古的諸神不必說，便是爲他自由而被壓碎的人們，以及那些人們所遺留下來的言語，也全都忘却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然而當諸神倒壞的時候，驚得暫時惘然的年老人們，却一分時也忘不了這諸神。諸神倒後不多久，那老年的人們便悄悄的再聚在古的寺院裏，不懷好意的叫道，『倒了的諸神，並不是不能再修好，大開了的寺院的窗和門戶，也並不是不能比先前關得更緊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他們一面咒罵着太陽的光和芬芳的春的空气，一面修整着破了的諸神，將新的顏色，來塗改了醜惡的顏色，動手又要將他們擺在高座上。在緊閉了窗戶的暗空氣的沈重裏，他們又在做起將人獻做古的諸神的儀式的夢來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但是爲自由的歡喜所醉了的年青的人們，却毫沒有覺察到這一件事，或者是喝酒下碁，或者是神魂顛倒的去耍野球，鬪足球，或者又做些歌而且去歌唱，竟將那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的事，完全忘却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但是，古的寺院就要修好了，將年青的人們獻給古的諸神的儀式，

就要開始了……

「且住且住，老翁，略等一等罷。所謂古的諸神，究竟是什麼？那古的寺院，又在那裏呢？」我迷惘的大聲說。作爲回答，時辰鐘便鐺的報了兩點半。

四

我從牀上起來，胸脯痛得要哭，頭裏是昏昏然，耳朵邊還聽到喊聲，說是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唉！奉獻了這不幸的生命，使人類能够幸福，這雖然是很好的事……我獨自言語着，便走出外面了。北京的十一月的夜間是冷的。十一月的夜間的北京是靜的。唉！使我的心也像北京的十一月的夜間這麼冷，也像十一月的夜間的北京這麼靜，這纔好哩！向着一個誰，我這樣的叫出來了！

街之歌者（小泉八雲著）

愈之

一個婦人帶着三絃，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陪伴着，到我的屋子裏來唱曲兒。他穿着農家的服裝，一塊藍布兒裹着頭。她本來就生得怪醜，又加上了滿臉的天花癩，所以是醜陋的不堪了。那孩子却捧着

着一大捆的印成的曲本。

隣人們——許多近處的『隱居達』（註一）——都趕過來了，他們圍在我家前面的天井裏，——

大半是些年輕的母親們和看護孩子的姑娘們，他們都把孩子們背在肩上；但是也有年老的婦人和男子們。還有些人力車夫也從隣街的停車場趕了過來。現在，在大門以裏早已是擁擠的水洩不通了。那婦人在我家門口的塔沿上坐下，把三絃的調子和好了，先彈了一個楔子——於是聽衆竟像着了魔似的；他們都帶着微笑，面面想覷的驚異着。

因爲從那醜惡的怪模樣的嘴唇邊上，迸裂出一種神奇的聲音——是青春的，深沉的，難以言說地感觸的，而又是非常尖銳地美妙的。『到底是婦人呢，還是森林裏的仙女啊？』一個旁觀人這樣的問着。自然不過是個婦人罷，——但真是一個很偉大的大藝術家啊。她那演奏樂器的本領，固然是最老練的『藝人』（註二）所要驚異的，但是無論那個藝人，怕都不會有那樣的聲調，那樣的歌曲罷。她唱出來的不過和一個農人所能唱的一般——那種音節大概是從鳴蟬和野鶯那裏學來的——而那種分程，半分程，半分的半分程，也是西洋樂譜裏從來所不能寫下的。

當他唱着的時候，那些聽衆都默默地哭泣起來了。我分辨不出唱的是什麼，但是我覺得日本生活的悲和樂和苦，都從他的聲音渡到了我的心底了。這聲音恍惚是在哀哀的追尋從來所未有的什麼東西似的。一種不可見的哀感，恍惚在我們的週圍聚集着而且戰慄着；已經忘掉了的空間和時間

的感覺，混和着幽暗的感情——超越於現世所能記憶的任何空間和時間之外的感情——都重新喚回來了。

這時候我纔瞧見那歌女是一個瞎子。

曲子唱完了以後，我們便把那婦人喚進屋子裏，向她問了許多話。她的家裏在從前還算是殷富的，在做女兒的時候，她就學會了那三絃。那小孩子是她的兒子。她丈夫是病着瘋癱的。因為害了一場天花症，他的眼睛便瞎了。可是他倒強健的很，還能走很遠的路。當那孩子走得疲倦的時候，她還能把他背在肩上哩。她還能養活那孩子和病在床上的丈夫，因為不論走到那裏，她唱着曲子的時候聽衆便都會哭起來，給了她許多銅子和食物……這樣便是他的歷史了。我們送了些錢給他，又叫她吃了一頓飯，於是她走了，那孩子引導着。

我買了那本曲子，是講一件男女自殺的故事的；書上面題着：『玉米竹次郎之悲歌，作者大阪市

南區日本橋四丁目十四番屋敷竹中』這曲本顯然是用木版印的；裏邊附着兩幅小插圖。一幅是畫

一個女孩子和一個男孩子一塊兒悲歎着。還有一幅——是插在卷末的——畫着一只小几，一盞半明不滅的燈兒，一頁開了封的信，在爐子裏燒着香，在瓶裏插着檜——那是佛教儀式裏所用的一種

聖靈的植物，是專用以供獻給死人的。那曲本裏的直行的文字，印得非常潦草，看去和速寫一般。如果翻譯出來，就不過是這樣——

『大阪名都，西本町的一丁目——呵，『心中話』（註三）的悲哀喲！』

『十九歲的玉米——那少年工人竹次郎一見就愛了他喲。』

『他們訂了再世的盟誓——阿，戀愛着妓女的悲哀喲！』

『在他們的臂上刺着一條龍和一個「竹」字——不會想到人世間的艱難喲……』

『但是他不能給她付出五十五元的贖身錢——阿，竹次郎心中的難忍喲？』

『他們倆便約着一同情死，因為在這世上他們永不能成爲夫婦了……』

『把後事囑託了他的同伴，——阿，和露水一般的他們的消滅的可憐喲！』

『玉米喝乾了那死別時用的盛水的盃……（註四）』

『阿，戀人的自殺的煩惱喲！——阿，他們的輕易棄擲的生命的可憐喲！』

總之，這一段故事實在是平淡得很。便是那辭藻也並沒有什麼驚人的地方。這一件事實的奇異却全在於那婦人的聲音。自從歌女去了好久以後，那聲音恍惚還留着哩。——不但是這樣而且還使

我生出一種歡樂和悲哀的感覺，說也奇怪，我便只想把那種不可思議的調子解釋一下也不能够呢。於是我想起一樁舊事來了，這事情我到此刻才斷定下來：

一切的歌，一切的曲調，一切的音樂，其實不過是感情之原始的自然的流露之進化罷了，——這種感情的流露在當初不過是從悲哀，喜悅，熱情所激發出來的聲音，只有腔調而沒有詞句。後來人類的語言分歧了，腔調便也各不相同。所以有幾種曲子在我們聽去是很感動的，送到日本人的耳裏便覺得一無意味了；有許多歌曲在我們是毫無感觸的，可是對於某種人種——那種人種的心靈生活和我們自己的心靈生活的差異，恰和藍同黃的差異一般——的情緒，却會發生極強裂的影響……但是，這又是什麼緣故呢？一首我所不會學過的東洋的歌曲，一個盲目的東洋婦人所唱出來的一首平凡的歌兒，却能夠使我——一個外國人——受着極深的感觸？這是一定的，在那歌者的聲音裏也有一種質素，超越在全個人種的經驗的總和之上——那種質素大概是和人類的生活一樣廣大和善和惡的智識一樣老舊罷。

二十五年前，一個夏天的晚上，在倫敦某公園裏，我聽得一個女孩子向一個過路的人說了一聲『晚安』。除了這『晚安』兩個字以外，沒有說什麼。我不知道他是誰，我甚至沒有見過的面，以後那

聲音我也不再聽得了。但是，過了一百個節季以後，這晚安的聲音的回憶，還能够引起一種不可思議的夾雜着愉快和痛苦的二重感覺的刺激。——自然，這種痛苦和愉快的感覺不是屬於生存的我的，是屬於未生存以前的我的，是屬於前世界裏的。

一種偶然聽得的聲音却具有極大魔力。造成這種魔力的原因決不會是屬於今世的。這是屬於不可勝數的而且久已遺忘的世代裏。當然不會有兩個聲音是恰巧具有同一質素的。但是在表示情愛的語句裏，全人類幾億萬萬的聲音却具有共同的音調。記憶是能遺傳的；初生的嬰孩能了解母親的慰安的音調，便是一個證據。那麼我們對於同情，憂鬱，憐憫的音調的智識自然也能遺傳的了。所以在這遠東的城市中的一個盲目婦人的歌曲，在一個西方人的心裏，會引起一種比個體存在還更深切的情緒。——一種過去的悲哀的含糊而又沉默的熱情，一種從不可記憶的世代傳下的冥漠而又纏綿的衝動。死亡了的人決不是全都死滅了。他們睡在疲倦的心和擾攘的腦的最幽闇的小室（亦可譯作『細胞』）中間，——只有在極難得的機會，在一種『喚起他們的過去』的聲浪傳出的時候，他們纔被覺察了。

（註一）Lutkyo | 日人對於家主及其親戚之敬稱。

(註二) Geisha 從事藝術生活的人。

(註三) Shinyu 即男女共同情死之義。

(註四) 日本習俗人死時飲水以訣別。

● 短劇類

一個村正的婦人

楊寶三

脚色

林氏(村正的婦人)

史媽(老農婦)

岳太太(連長太太)

老所(村正的雇工)

小狗(村正的小孩)

(布景——村正的家庭，正屋一座，門窗都掛着竹簾子；——左邊一屋，門窗都閉着；——右邊一屋，門窗都被煙薰黑了；——庭中一科樹，幾科草花，樹下一張床，一個小檯子。——林氏從正室走出，手裏拿着一隻沒做成的小孩鞋，往空中看了看太陽，坐到床上做鞋。——外邊進來一個半老的人，肩上挑着兩桶水，直往右邊屋裏走)。

林氏 老所還沒有做飯麼？天快午啦！小狗亦快下學啦！

老所 就去。

(接着進來一位老婦人，手拿兩條乾草辮子，每條上有兩行鴨蛋大的白疙瘩。)

林氏 呀！史媽來了！你老人家從家裏來的？

史媽 是的；我又來您家來了。

林氏 你拿那蒜幹嗎？

史媽 您家沒種這個，我送給您吃的。

林氏 俺家都不愛吃這個，你太費心了。(說着把鞋放到床上，站起來接過那草辮子，亦放到床的裏邊，同史媽一齊坐到床上。)

林氏 (臉朝右邊屋) 老所！火上有開水沒有？

史媽 不渴，不喝水。

老所 頃刻就開啦。

史媽 (往前挪了挪，又接近林氏一點，低聲) 俺『他也』去過了沒有？

林氏 你不是往城裏看您孩子啦？怎麼樣兒？

史媽 還是那個樣兒，他還打聽莊稼活怎做呢？他爹能做麼？那麼大年紀了。(說着眼裏就溼溼的，使

右手握着左手的袖口就擦)

林氏 不要着忙！要是沒有……你是昨天從城裏回來的？

史媽 是呀。

林氏 那就是他瞧錯了。

史媽 什麼？瞧錯了什麼？

林氏 我告訴你說吧，前天岳太太說，他的連長在營部裏查過冊子了。說，有過叫榜子的，已經過了礮了。你是昨天回來的，那死了一定不是您孩子史榜子了。

史媽 我昨天纔回來，天黑了纔到家呀。

林氏 能保出來，連長應許了管從縣裏往回要這個人。要能要回來就好保了，雖說求這個央那個吧，總比從縣裏往外保少化些錢吧。咱那裏有那麼些錢往衙門口裏送。（一抬頭見進來一位中年婦人，趕快笑嘻嘻的站起來，史媽亦急忙站起來）

林氏 歡來吧！太太！小閨女睡了？

岳太太 睡了。

林氏 (指着床)坐吧!

史媽 (趕緊離開床邊)坐這裏吧!太太!到傍邊坐一個小橈子上。(岳林一齊坐到床上)

林氏 怎你不來俺家來連長在家呢?

岳太太 在家不在,我不管,比着你呢,小狗的爸爸在家,你就不出門。(大家一齊笑了)

岳太太 (指着史媽)這是誰?

林氏 那是史媽,同俺小狗姥姥『外祖母』家是一個村裏。

史媽 我來了好幾回了,還沒見過太太呢,你看俺那脾氣有多麼好,好說好笑的。

林氏 這就是咱說的那個榜子他媽,俺昨天還去瞧他孩子咧!沒有死了,一定是另有一個叫榜子的。

岳太太 啊!

林氏 你快催着連長,把俺要回來吧!要回這裏來,叫他媽求他本村正保出俺,叫他給你多磕幾個頭。

岳太太 多磕幾個頭真不屈。我爲他費了好多話。連長問我,怎麼春天捉住他的時候,他的村正不保

他?我對他說,俺不是沒有口供,亦沒人告俺麼?

林氏 春天來保過,叫那個排長把俺那些保人都嚇跑了。你怎了麼?

岳太太（作想的樣子）啊！

林氏 排長說，誰敢保這個榜子，誰就沒頭。

岳太太 他是個好人，怎把他捉住呢？

林氏 俺買了個牛，往西村送錢去咧，腰裏帶着三十塊洋錢，一見那些兵捉匪人呢，他就跑起來了。他一跑，這隊伍只當他是個匪人呢，就把他捆住了，錢亦沒有了。那吧，還是小事，他的命亦保不着，連他爹亦氣得不會動了，地裏莊稼活亦沒有人做了。（又指着史媽）只剩下這個老婆子，又想他孩子，又掛心他的老頭子，還得往地裏瞧瞧莊稼，你說可憐不可憐？

（裏邊軍號聲響起來，一個小學生背着書包直往家裏跑，大聲叫）媽媽，快去看吧，又捆來五個。

人類底愛（獨幕啞劇）

徧工

人物：

乞丐

酒保

青年

女子(少年)

紳士

夫人(紳士妻)

孩子(八九歲)

賣玩具的

雜賣的

富人(牽着狗)

學生二人

工人

警察二人

地點：臨河邊的一個酒館裏

時間：現代

布景：酒館的布置，左右中央擺置三桌座位，右側臨河。

乞丐——跪在酒館門口作行乞狀。

酒保——作呵斥乞丐的表情。

乞丐——作乞憐狀。

酒保——現怒容，回頭向室中覓杖在手，欲打乞丐。

（青年偕一女子從左邊出。二人裝束新派，態度很閑雅。）

青年——用手指着酒館向女子作詢問狀，『你願進去吃東西麼？』

女子——表示很願意的樣子。

乞丐——轉身向青年和女子作乞錢狀。

青年女子——昂頭不顧，一直走進酒館。坐在左邊的一個桌子上。

酒保——向前慇懃地招待。打手帕子泡茶……

青年——向酒保要紙煙，又要酒，菜……

（二人很高興地吃着，酒保站在旁邊。）

乞丐——表出頹喪的樣子，看看自己底衣服，又想了一想，搖搖頭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不宜作聲）好

似說『我底命真苦呀！』

(紳士，提着皮包，及紳士底夫人，孩子，同自左上。)

乞丐——又轉向紳士乞錢。

紳士——作不屑顧視狀。

乞丐——又向紳士底夫人。

夫人——假意摸摸衣袋，並以手式告訴乞丐說伊身上沒有一文錢，錢在紳士底皮包裹。

(賣玩具的提着兩籃玩具從酒館內出，走近青年和女子，示以美好的玩具畫片。)

孩子——熱烈地看着乞丐，表示不忍的樣子，表示愛的樣子，旋向他媽媽要錢，拿來給乞丐。

夫人——不肯，望了望紳士，并告訴紳士說孩子向伊要錢拿來給乞丐。

紳士——作喝斥孩子狀，禁止孩子理會乞丐，以手表示說『你的衣服很華美，他的衣服又髒又破，你

不要挨近他。』

孩子——望着乞丐哭。

夫人——抱着孩子親嘴，撫慰。

青年——擇買了許多玩具畫片，同女子高興地喝酒，又叫酒保再添上一些酒菜。

孩子——再向夫人索錢給乞丐。

夫人——又望着紳士。

紳士——仍表示不贊成，並喝斥乞丐。

乞丐——退兩步向紳士磕頭。

孩子——又哭。

紳士——強拉着孩子進酒館裏，坐在右邊的座位上。以手叫酒保拿菜單來，並招賣玩具的，安慰孩子。

酒保——送上菜酒……

賣玩具的——向青年要四元大洋。

青年——以手表示還他一元，旋在自己皮包裹摸出大洋一元給賣玩具的。

賣玩具的——嫌少。收起玩具待要走到紳士這邊來。

青年——拉住賣玩具的不讓他走。望了一望那女子說「出二元錢買了這幾張畫片，你願意麼？」

女子——表示很喜歡那些玩具的樣子。

青年——拿出二元錢給賣玩具的。

(乞丐向酒保要討東西吃，酒保又拒絕他。)

賣玩具的——還嫌少。

紳士——向賣玩具的作怒狀，說要他快來，孩子正在哭呢。

賣玩具的——趕向紳士這邊來。把一籃放在棹上，另一籃放在地下。

紳士，夫人，孩子，——同選玩具……

雜賣者——提着盛滿了梨子花生糕餅等的籃子走近青年。

青年——問女子吃不吃梨子或是花生。

女子——表示願意。

孩子——看見賣梨的，牽着媽底手，指給他媽看，「那是一個賣梨子的。」

夫人——招呼賣梨子的。

雜賣者——沒有覺着。

紳士——付給賣玩具的一張鈔票。

夫人——又用手式招呼雜貨者，現怒容。

雜貨者——急忙走過來，無意中把地下籃子踢翻。

賣玩具的——丟下鈔票，拉住雜貨的底籃子也是一摔，把梨子花生糕餅等都倒在地下。

（兩人揪住，滾在地下，便打起來。）

酒保——着急，怕把桌上的碗盞打破，忙上前去解開他們，一時也跌在地下滾作一團。

（紳士，夫人，青年，女子都看着笑樂。）

孩子——嚇得哭。

（兩個學生上。學生甲打着一面小旗，上書『救國捐』，背上負了一袋上貼『愛國』二字。學生

乙也打着一面『抵制日貨』的旗子，手中持着捐冊走進酒館。）

學生甲乙——把滾在地下的三人扶起來，把散在地上的花生梨子玩具收拾好。對他們示以旗上的

字。又給青年和女子看，又給紳士和紳士夫人看。

學生乙——把捐冊放在青年前面，要他多捐些錢，指着學生甲底旗上說這是救國捐呀！

青年——望着那女子看畫片，好似沒有看見捐冊一樣。

賣玩具的——收了紳士底鈔票，轉向青年這邊來。

（學生甲乙對青年作卑視狀，旋又收了一口氣，也轉向紳士這邊來。）

青年——把錢給賣玩具的。

（賣玩具的下。）

學生乙——把捐冊放在紳士前面，作勸捐的表情。

紳士——作不願狀，含着紙煙往後一仰，靠在椅上。

學生甲乙——作失望的表情出店門。

雜賣者——向青年收了錢，又過紳士這邊來。

乞丐——作飢餓不堪的表情。

（富人上，牽了一條美麗的狗。）

乞丐——依舊向富人乞憐。

富人——故意牽着小狗打乞丐身上踹過。

乞丐——把肩膀略傾斜，小狗滾在地下。

富人——作發怒狀，並以腳踢乞丐。

乞丐——嚇得略退幾步，向富人磕頭。

富人——抱小狗進酒館去，坐在中間座位上。把小狗另置一椅上。細看小狗有無傷痕，猶有餘怒。

酒保——依舊送菜單茶壺上富人眼前。

學生甲乙——復行入內向富人勸捐。

（雜賣者提着籃子走近富人，賣玩具的復上。）

富人——作不願意狀，表示他沒有錢。但隨手買了一塊糕給狗吃。

學生甲——再以救國捐三字示給富人，並示以愛國二字。問他爲什麼買東西給狗吃有錢，救國捐就

沒有錢呢！

富人——不理會學生，只顧餵狗。

學生甲乙——失望，退出店門。

（乞丐飢餓不可耐，哭着，投入河中。）

學生甲乙——瞥見乞丐投河作驚訝狀，復行走入館中告訴衆人說一個乞丐投入河中了。

(富人，紳士，青年不爲動。各人喝各人底酒。只是酒保，賣玩具的，雜賣的趕出去，站在河岸上看。)

學生甲——表示要學生乙解衣下河去救狀。(賣玩具的，雜賣的，也表示一種互相推諉的樣子)

孩子——撞出店門，也站在河邊看。驚嚇得哭了。

夫人——急忙走出來，攜孩子進去，做出沒有那樣撫慰的撫慰。

紳士——慢慢走出店門，插在人叢中探望河中一回。

正在用心考慮救人的方法。

(夫人把紳士強拉了進去。)

青年——同女子攜着手走到店門口，好奇似地湊在人叢當中。

女子——站在河岸，探望河中作笑容。

青年——很用心地保護着女子，惟恐墮下水去。二人旋仍入店中。

(警察二人上，排入人叢中。)

學生甲——以手式告訴警察說「一個人投了水。」

警察甲——遲疑了一會，問有人能下水去救那人麼？

(遍指衆人，但衆人互相望着搖頭。)

警察甲——又指着要警察乙脫衣下水去救人。

警察乙——搖頭表示不能夠，反要警察甲下水去。

(乞丐在河中浮出一足。)

衆人——表現驚喜的呼喊的樣子。

富人——牽了狗也走人人叢中。

(狗在人叢中亂叫。)

富人——怒目向衆人，說『爲什麼要踹擠我底狗。』

(衆人大怒，爭扭富人打起來，小狗被擠落河中。)

警察甲乙——很威嚴的樣子把衆人解開。

(工人上)

工人——驚訝衆人爲什麼如此紛擾。

學生甲——以手式告訴工人說一個人投了水，剛才浮出一足。

工人——細看水中人浮沉所在，即脫衣，跳入水中。

少頃負乞丐由水中出，置乞丐地上。乞丐喘氣不定。

衆人——作誇獎工人的表情。

工人——搖頭，表示不願承受獎譽。旋即避去。

富人——尋找小狗，很焦急的樣子。旋發現在河中，更急。要酒保賣玩具的，雜賣者下水撈狗。

（酒保，賣玩具的，雜賣者都各表示不願。）

富人——從口袋掏出鈔票數張，示衆人以手式說有能下水把小狗撈出的，便給他。

酒保，賣玩具的，雜賣者爭要脫衣下水。

（幕落）

● 詩歌類

一念有序

胡適

今年在北京，住在竹竿巷。有一天，忽然由竹竿巷想到竹竿尖。竹竿尖乃是吾家村後的一座最高山的名字。因此便做了這首詩。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回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兒，總不會永遠團圓；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線；

我笑你一秒鐘走五十萬里的無線電，總比不上我區區的心頭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

纔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到凱約湖邊；

我若真個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鐘繞遍地球三千萬轉。

老鴉有序

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重讀伊伯生之「國民公敵」戲本，欲作一詩題之，是夜夢中作一詩，醒時乃並其題而忘之，出門見空中鴿子，始憶夢中詩爲「咏鴉與鴿」，然終不能舉其詞，因爲補作成二章。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二)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裏飛迴，整日裏挨飢，——

我不能替人家帶着鞘兒翁翁央央的飛，

也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撮黃小米！

平民學校校歌

胡適

靠着兩隻手，

拚得一身血汗，

大家努力做個人，——

不做工的不配吃飯！

做工即是學，

求學即是做工：

大家努力做先鋒，

同做有意識的勞動！

樂觀

胡適

(一)

『這柯大樹很可惡，

他礙着我的路！

來！

快把他斫倒了，

把樹根也掘去。

哈哈！好了！

(二)

大樹被斫做柴燒，

樹根不久也爛完了。

斫樹的人很得意，

他覺得很平安了。

(三)

但是那樹還有許多種子，——

很小的種子，裹在有刺的殼裏——

上面蓋着枯葉，

葉上堆着白雪。

很小的東西，誰也不注意。

(四)

雪消了，

枯葉被春風吹跑了。

那有刺的殼都裂開了，

每個上面長出兩瓣嫩葉，

笑迷迷的好像是說：

『我們又來了！』

(五)

過了許多年，

場上田邊，都是大樹了。

辛苦的工人，在樹下乘涼，

聰明的小鳥，在樹上歌唱，——

那斫樹的人到那裏去了？

東京礮兵工廠同盟罷工

(一)

他們替他造槍，

他給他們喫飯。

槍也造得夠了，

米也貴得多了：

『請多給我們幾文罷！』

『……』

(二)

『請多給我幾文罷！』

米也貴得多了。

周作人

我們飯都不夠喫了，
也不能替你造槍了。」

(三)

槍也造得夠了。

工廠的鍋爐熄了火了，
工人的竈也斷了煙了。
拿槍的人出來了，
造槍的人收了監了。

春水船

太陽當頂，晌午的時分，
春光尋遍了海濱。
微風吹來，
聒碎零亂，又清又脆的一陣。

呀！——原來是鳥——小鳥的歌聲。

我獨自閒步沿着河邊，

看絲絲縷縷層層疊疊，

浪紋如織，

反盪着陽光閃爍，

辨不出高低和遠近，

只覺得一片黃金般的顏色。

對岸的店鋪人家，

來往的帆檣，

和那不盡的樹木房舍，

擺列一線，——

都浸在暖洋洋的空氣裏面。

我只管朝前走：

想在心頭；看的眼裏；

細嘗那春天的好滋味。

對面來個繃人，

拉着個單桅的船徐徐移去。

雙櫂插在舷脣。

皴面開紋，

活活水流不住。

船頭曬着破網。

漁人坐在板上，

把刀劈竹拍拍的響。

船口立個小孩，又憨又蠢，

不知爲什麼。

笑迷迷癡看那黃波浪。

破舊的船；

襤褸的他倆。

但這種『浮家泛宅』的生涯，

偏是新鮮——乾淨——自由，

和可愛的春光一樣。

歸途望：

遠近的高樓，

密重重的簾幕——
儘低着頭呆呆的想。

鳥

狂風急雨，

打得我好苦！

打翻了我的破巢，

淋溼了我美麗的毛羽。

我撲折了翅翹，

睜破了眼珠，

也找不到一個棲身的場所！

窗裏一隻籠鳥，

倚着金漆的闌干，

側着眼只是對我看。

我不知道他還是憂愁，還是喜歡！

明天一早，

風雨停了。

煦煦的陽光，

照那鮮嫩的綠草。

我和我的同心朋友，

雙雙的隨意飛去；

忽見那籠裏的同胞，

正撲着雙翼在那裏昏昏的飛繞：

要想撞破那雕籠，

好出來重做一個自由的飛鳥。

他見了我們，

忽然止了飛。

對着我們不住的悲啼。

他好像是說：

『我若出了牢籠，

不管他天西地東。

也不管他惡雨狂風，

我一定要飛他一個海闊天空！

直飛到筋疲力竭，水盡山窮，

我便請那狂風，

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絲絲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氣中！

紫躑躅花之側

一對赤着脚底小兒女，

（至多不過十六七罷）

搬了滿車底稻梗，

慢慢地走過紫躑躅花之側。

婦人推着；

男子挽着；

曼聲歌着；

噯噯噯噯的車聲，

淺不凌，淺不凌的鳥謳聲，

自然成韻地和着。

藍花的白帕子漾着滿田坎底紫躑躅花。

紫躑躅花有甚麼香，

他們並不覺得。

紫躑躅花有甚麼色，

他們並不覺得。

生機

枯樹的殘雪，漸漸都消化了；那風雪凜冽的餘威，似乎敵不住微和的春氣。

園裏一樹山桃花，他含了十分生意，密密的開了滿枝。不但這裏桃花好看，到處園裏，都是這般。刮了兩日風，又下了幾陣雪。

山桃雖是開着，卻凍壞了夾竹桃的葉。地上嫩紅芽，更彊了發不出。

人人說天氣這般冷，草木的生機恐怕都被挫折；誰知道那路旁的細柳條，他們暗地裏卻一齊換了顏色！

無聊

陰沈沈的天氣，

裏面一座小院子裏，楊花飛得滿天，榆錢落得滿地。

沈尹默

劉半農

外面那大院子裏，却開着一棚紫籐花。

花中有來來往往的蜜蜂；有飛鳴上下的小鳥；有個小銅鈴，繫在籐上。

春風徐徐吹來，銅鈴叮叮噹噹，響個不止。

花要謝了；嫩紫色的花瓣，微風飄細雨似的，一陣陣落下。

落葉

一 樹葉要生長，

風要吹落他，

他如何抵抗？

二 他落在地上，

悉悉索索，

發幾陣悲涼的聲響！

三 他不久要化作泥，

但是留得一刻，

便要發一刻的聲響！

四 那是最後的聲響！

是無可奈何的聲響！

但是——終於是他的聲響！

一個夫農

一顆春山似的大樹，

撐住火烈烈地太陽。

樹下坐着一個抱腿席地的農夫，

喘吁吁地在那里涼涼。

鋤頭橫擔在兩跨上；

斗笠亂撩在樹根傍。

兩隻精赤的胳膊紫堂堂地擁着寬闊的胸膛。

心頭只是輾轉撞：

想！

『今年的收成或許不壞，

却短伊一個人幫着忙！

伊那肚子郎當，

伊那事便在這月頭上。』

微微地一陣風，搖曳來清爽；

却帶着布機聲響。

『唉！伊又閒不慣了！』

忙提起鋤頭，拾起斗笠，火烈烈地比太陽還要忙。

路

一條長路。

細屑灰污的沙鋪着。

摩托車過時。

印出兩條直長的，

陰紋的圖案，

行人過時。

又印成許多同樣的，

簡單的履跡。

一陣風起，

車痕履跡都模糊了。

人生就是這樣了！

歧路

今天沒有歧路，

也不容有歧路了——

上帝！

不安和疑難都融作

冰心女士

感恩的眼淚，

獻在你的座前了！

安慰

我曾夢見自己是一個畸零人，

醒時猶自嗚咽。

因着遺留的深重的悲哀，

這一天中

我憐恤遍了人間的孤獨者。

我曾夢見自己是一個畸零人，

醒時猶自嗚咽。

因着相形的濃厚的快樂，

這一天中

我更覺出了四圍的親愛。

母親！

當我坐在你的枕邊

和你說着這些時，

雖然是你的眼裏滿了淚，

我的眼裏滿了淚呵，——

我們却都感謝了

造物者無窮的安慰！

哀詞

他的周圍只有「血」與「淚」——

人們舉着「需要」的旗子

逼他寫「光」和「愛」

他只得欲哭的笑了。

他的周圍只有「光」和「愛」——

人們舉着「需要」的旗子

逼他寫「血」與「淚」

他只得欲笑的哭了。

欲哭的笑，

欲笑的哭——

需要的旗兒舉起了，

真實已從世界上消滅了！

使命

一個春日的早晨——

流水般的車上：

細雨灑着古牆，

灑着楊柳，

我微微的覺悟了我攜帶的使命。

一個夏日的黃昏——

止水般的院裏：

晚霞照着竹籬，

照着槐樹，

我深深的承認了我攜帶的使命。

覺悟——承認，

試回首！

是歡喜還是惆悵？

已是兩年以後了！

繁星

一三二

我的心呵！

你昨天告訴我，

世界是歡樂的。

今天又告訴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言語，

又是什麼？

教我如何相信你！

一三四

怎能忘却？

夏之夜，

明月下，

幽蘭獨倚。

粉紅的蓮花，

深綠的荷蓋，

縞白的衣裳！

一五九

母親呵：

天上的風雨來了，

鳥兒躲到他的巢裏；

心中的風雨來了，

我只躲到你的懷裏。

一一二

古人呵！

你已經欺哄了我，

不要引導我再欺哄後人。

我願

我願把人間的心，

一個個都聚攏來，

共總鎔成了一個，

像月亮般掛在清清的天上，

給大家看個明明白白。

○

我願把人間的心，

一個個都聚攏來，

用仁愛的日光洗潔了，
重新送還給人們，
使誤解從此消散了。

窗外一瞥

沉寂的閨房裏，

小姐無聊地弄着七巧圖。

伊偶然隨意向窗外瞥了瞥，

一個失意的青年正踽踽走過，

正是幼時和伊相識過的他，

伊底魂跳出窗外偕他去了。

伊漸漸低頭尋思，

想到不自由的自己底身子：

慘白的面上掛着悽切的淚了。

海濱

數不盡的淡黃砂，

平斜斜地攤着。

我在砂上踱着，

砂在我底脚背上鬆鬆地蓋着。

我把伊們當被褥，

躺着，想睡不睡地裝睡着。

砂兒細軟如『砂發』

我睡得說不出地舒服。

哦！我是睡在自然之慈母底搖籃裏，

伊還唱着睡眠之歌慰我安睡呢！

聽呀！

濺濺潺潺澎湃和和曷曷極複雜的浪聲洋洋地裝滿了我底耳鼓了——那不是自然底美妙的

音樂？

○

砂上有美麗的石塊與螺殼，

我弄着伊們遊戲。

望去水天一片，

誰也分不出那是天那是水。

湧——湧——湧——

海浪一陣陣起起伏伏地湧着又退着。

太陽要歸去了，

雲沒有遮住他時，

他還用紅橙橙的臉兒回頭瞧着。

他想捉住浪頭，

但是終於捉不住喇！

○
浪兒張開他底手腕，

一疊一疊滾滾地擁擠着，

撲着砂兒怪親密地吻着。

剛剛吻了一下，

却被風推他回去了。

他不忍去而去，

似乎怒吼起來了。

呀！他又狠剛愎地勢洶洶地趕來了！

他抱着那靠近砂邊的小石塔，

更親密地用力接吻了。

他爬上那小石塔了。

雪花似的浪花碎了——噴散着。

笑了，他快樂得大聲笑了。
但是風又把他推回去了。

海浪呀！

你歇歇罷！

你已經留給了——

你底愛的痕迹統統留給伊了。

你如此永續地忙着，

也不覺得倦麼？

末路

一隻小狗被傷了，

顫弱無力地呼救着。

一聲聲催我淚流，

叫我感到人生末路的悲哀。

過伊家門外

我冒犯了人們的指摘，
一步一回頭地瞞我意中人；
我怎樣欣慰而膽寒呵！

流雲

宗白華

(一)

啊，詩從何處尋？

在細雨下點碎落花聲！

在微風裏，載來流水音！

在藍空天末，搖搖欲墜的孤星。

(二)

爲什麼，我的雙眼，

總是不停留地，向着天邊那顆星兒看着！

啊，在這四圍的黑夜中，
只有灼爍的他，

映着我心中的一點光明。

(三)

我願聽

星河繞日的歌聲！

我願聽

白雲流空的歌聲！

我願聽

搖籃邊慈母的歌聲！

園中

「啊，醒醒罷，

綠陰如夢，將你籠罩住了！」

她倚坐在碧蘿邊，

藤花吹落襟上，

不會微微覺着。

小鳥悄悄地啄到裙邊了，

她輕輕抬起雙眼，又復沈沈低下。

啊！她幽思深了。

濃重的綠陰，將她籠在濃夢中了。

半淞園

「逐人春色，

入眼睛光！」

美麗的半淞園，

新穿上了錦繡的衣裳，

我最喜聽的杜鵑，

爲甚不唱首歌兒讚賞？

○

嫩綠，嬌黃，

輕紅，淺碧，

一叢叢不知名的花樹——

小鳥的樂園！

金蟲的香國！

○

碧澄澄的明鏡

倒映着堤上的花枝，

倒映着天空的雲影。

你瞧，上天下地，

都怎地美麗，空明！

○

水面上交橫着藻草，
藻草上點綴着落英。
繡幕下的魚兒，
來往着十分高興。

○

又不是秋天
怎會有紅醉的霜葉？
哦，大自然的微妙喲！

○

柳絲，
莫肆意的搖搖，
恐驚了那閒適的遊魚

悞認作漁人的垂釣！

○

在如帶的溪中

泛着兩隻小艇。

醉人的春風徐徐吹着；

無力的柔橈軟軟搖着；

我們歌，我們笑，

在自然的懷抱中

夢一般地游行！

司春的女神歌

司春的女神來了。

提着花籃來了。

散着花兒來了。

唱着歌兒來了。

「我們催着花兒開，

我們散着花兒來。

我們的花兒，

只許農人簪戴。」

紅的桃花，白的李花，

黃的菜花，藍的豆花，

還有許多不知名的草花，

散在樹上，散在地上。

散在農人們的田上。

沿路走，沿路唱：

「花兒也爲詩人開，

我們也爲詩人來，

如今的詩人

可惜還在吃奶。」

司春的女神去了。

提着花籃去了。

散完花兒去了。

唱着歌兒去了。

落花

片片的落花，儘隨着流水流去。

流水呀！

雪 峯

你好好地流罷。

你流到我家底門前時，

請給幾片我底媽；——

戴在伊底頭上，

於是伊底白髮可以遮了一些了。

請給幾片我底姊；——

貼在伊底兩耳旁，

也許伊照鏡時可以開個青春的笑呵。

還請你給幾片那人兒，——

那人兒你認識麼？

伊底臉上是時常有淚的。

花影

憔悴的花影倒入湖裏，

水是憂悶不過了，
魚們稍一跳動，
伊底心便破碎了。

新柳

軟風吹着，細霧罩着，淺草托着，碧流映着，——春色已上了柳梢了。

村外底小河邊，抽出些又纖又弱的柳條兒，滿黏着些又小又嫩的柳芽兒。

但是春寒還重呢！柳呵！你這樣地抽青，是爲你底生命努力嗎？還是爲要給太陽底下底行人造成些傘蓋嗎？……

歸家

漠
華

我想戴着假面具，

匆匆地跑到母親面前，

我不妨流我底淚在裏面，

伊可以看見而暫時的大笑了。

修
人

只願

我只願寂寞無聊的死了，

葬在高高的山上：

那裏有親熱的太陽，

※

有和藹的清風，

有婀娜的白雲，

有香豔的花草。

我生前飽嘗的人間的痛苦，

到那時都可以輕煙般的消滅了。

我只願孤單可憐的死了，

葬在深深的水底：

那裏有可愛的珊瑚，

有皎潔的白沙，

有柔和的水草，

有活潑的魚鱖。

我生前飽嘗的人間的痛苦，

到那時可以輕煙般的消滅了。

萬能的上帝！

這煩惱的人間——

聽見的唯一悲慘的呼聲，

看見的唯一愁苦的臉孔，

遇見的盡是可怕的刀鎗。

我是一個儒怯而且無能的人呵，

不願意再這般辛苦的活着了！

不幸

假如我是一塊冥頑的石頭，
我情願躺在通衢的大道上，
讓那些往來奔走的人們，
在我的身上平平安安地走過。

假如我是一隻呆笨的駱駝，
我情願替那些勞苦的人們，
負着千斤的擔子，
走過那艱難的寂寞的長途。

不幸我是一個弱小而且多愁的人——
愛情在我的心中纏着，

希望在我的面前誘着，

人間的悲哀和煩惱。

在我的身旁層層的圍繞着，

我含着眼淚跪在上帝的面前，

哀求他寬恕我過去的罪惡：

我用眼淚把非惡都洗清了，

我的生命也就夢一般的消滅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023B

~~H39484~~



上海工人圖書館

H39484